



皇明文苑卷之七十九

書

寄王內翰書

許宗魯

不奉光儀屢更星紀德音遠被至再至三鄙人何修沐此
嘉愛含載之深誓當沒齒然闕於裁報豈敢自外祗緣廢
棄之人例不敢通書朝貴坐此自惑故陷不恭耳高明想
能亮下懷也狄甥回傳致雅情若謂溝斷之餘猶可備採
斲者此固造化不遺細物之心但不知腐朽蠹蝕已無寸
完公輸之藝恐有所不能施也竊嘗自念生逢盛世早廁
縉紳使其有可作為雖糜驅膏野亦所不愛而迺放縱邪
僻下儕瞽優其初心豈其於是正恐福薄則菑易臨器小

則受易覆故爾沈溺以求苟活爾議者哢哢多所指摘嗟乎鳥翔魚誚魚泳鳥譏品類不齊所尚事異聖人之訓物各付物而已矯其性必戕其生號曰愛之實則害之是可與知者道也間有二三君子採錄浮名叅據往蹟謂其奔走小技若可役使此觀其表未究其衷也無已請以戲喻今夫戲者之登場也爲聖爲狂爲文爲武爲鬼神爲男女無不肖似而人之觀聽者悲喜好惡隨技而異莫不駭羨以爲能事比其曲終場散解其衣冠而滌其粉墨則故一匹夫爾向之所爲祇一戲具初無所爲也頃之論區區者蓋徂於孫叔敖之笑談而不意其爲優孟之假托也惟高明大觀不窒由此求之可得鄙人之心事矣前聞揚侍御

議論云云鄙人納交海內不爲不衆而知已之言侍御能道古稱傾蓋之契顧如此邪立談之間尚爲我道謝邇聞高明啓沃之學緝熙聖明相業基於是矣山林野人正當謳歌太平也外具墨刻請教紀述之暇幸垂品示使僕奉以周旋真爲切望秋中遠惟文候佳勝不具

上王太傅書

蔡羽

羽頓首頓首柱國老先生下吏不拜節旄有日賤病手龜脚孿幾不能奉几杖今獲間矣曩者草廬之寵挫辱尊重惶恐死罪深山窮谷未嘗識王公貴人一日凌風濤扞霧雨涉草萊以問窮居無聊之士此古人之高致於今世罕見也躬自糞除妻子提挈以穀館人冀得一宣其勤力而

寒士遠僻不足以備鼎俎徒謂溪毛澗藻可以羞於王公而孟浪殊甚惶恐死罪然兒童女子望麾蓋者翕然空巷可謂寒谷生暄矣夫以三公之貴不自愛其形勢得從布衣之賤出入山林翳佳木臨清流以適其情趣於王公顧不美哉而議者不然曰是故重山林而輕臺閣踈縉紳而邇寒士者歟不然巍巍廟堂坐而論道不亦尊且顯乎則無所於樂顧獨朝扣東山暮問西嶺于于然而不忍去百官有司龜金組玉之徒抑首異氣止下風而不敢進不亦貴且重乎則無所於愛顧獨携糟糠之士由由然而不能舍噫衆人之論自以爲知先生而羽固以爲未也夫國有大疑非得鉅公偉人無以釋天下之憂雖有鉅公偉人不使之贊襄廟謨以行其計畫雖有憂世之心無所用此先生所以寓意於山水而耻言時政也百官有司龜金組玉之人止下風而不敢進勢也分也草茅賤夫得以溷其形跡道與義也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然山水豈先生之好匹夫豈其必與者哉尊諭圭峯羅公之文云云連雨月快快思得一見其書讀其文以快吾懷近得覩于南濠王氏矣簡編浩繁不可盡讀讀其十一字古而辭強如斲金鐵亦佳矣然有不能無憾者羽竊謂聖人不得已而有言故其辭微賢人因言以明道故其說長後之文人通百物叙萬事馳雄辯以各自名家然終不離乎道若羅子文深而意淺詞強而義乖離乎道矣冒昧不自知惶

恐死罪專人候問尊嚴草藁一卷并獻下吏伏惟矜照

與胡端敏公書

吳鼎

恭承佳聞入總臺端古稱亞相且知得君之深受薦之重天下利害不繫職司惟所欲行則行之惟所欲言則言之者斯其官也士有澄清之志者天恒限量其才才且志矣苦不當其地若才稱其志地得其才此誠千載一時豈非立德立功不朽之會哉稱慶稱忭然不肖鼎舊辱深知新承姻好豈得自同衆人獻甘言市寵而已固將盡其狂愚以裨萬一焉夫慎選英賢以振肅綱紀樹之風聲使百僚望而嚴憚此皆古名臣所已行而臺下素所蘊畜者無待不肖瑣言矣不肖首望恢弘度以銷疑忌夫君子特立獨行

固宜衆人不識也惟不識則目正爲邪指忠爲佞亦宜爾一旦而以彼不相知者爲僚爲屬而吾執其榮辱進退之權則彼素有違言於我者豈不惕然日恐吾之挾怨而惟冀吾之敗事以實其前言也耶示之信而益疑委之重而愈墮天下未有人心不一而可幹濟者也君子於此非有他道一唯布其誠心忘其宿憾非惟不漏之齒牙抑亦不芥於夢思之間彼有違言者果能有功於國大則薦揚小則稱羨不幸而有小過務必掩護而保全之果有大故於法必不可屈亦當察其情理準其功罪而調停之如此而疑忌不銷勲名弗集者未之聞也又近者臺官被譴但見科道連章互救總憲大臣畧無從容規諷一語以致上心

疑以爲黨非唯弗省且遷怒焉夫號爲一臺之長視其官屬非辜如越人之視秦人可乎哉聞昔有御史李某者嘗劾三原王公旣而巡按殺人抵命適朝審王公秉筆李自以無望生全極口詬誣以爲王公擠陷王公從容遂避明日密爲疏云御史杖殺下人當惜大體竟得免死又聞石司徒總憲時李穩御史劾之後李穩在山西被逮亦自嫌堂尊及見官校錢寧輩面談始知石公救之不遺餘力矣鼎嘗誌之美比食芹茲敢克獻鼎又望循漸次以更憲度夫承平百餘年來憲度誠爲不振縱未得盡如舊疏所言亦當有解舊而張新者然民俗習熟見聞官屬耽樂權柄一旦驟而束之使之舉如吾意求以共濟大業難矣今夫

六七月之間熱毒至矣天欲革之必解之以輕風漸之以涼雨日就月將忽不知其入於高寒然後人無怨尤而歲功成焉向使溽暑之時冰雪遽降一洗炎威豈不大快然駭人耳目不以爲瑞反以爲異何則天地變化亦有漸也謂宜先勸 明主廣聽虛受陳言之人利害何所不悉苟必獨見之理亦宜微倡其端待衆論建明然後因事納忠徐定其是常若不出於我而天下陰被其福所謂大臣者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此之謂歟昔者范文正銳以天下自任得君之初遽欲盡革舊弊天章之對未幾而呶呶之沮至矣當時識者惜其機會之難逢而病其更改之無漸豈不當哉文正公鼎願爲之執鞭而不可得者也使其尚

在鼎亦當持此瀆告之今以陳於臺下誠亦不勝惓惓
之妄言此二端其他固前所云素所蘊蓄無待瑣瑣者也
不宣

與李空同

周祚

夫有傾蓋如舊白首如新又云曠世相感對面不相知嗚
呼嗟夫是亦足悲矣祚於越之人也越俗多士古稱五千
勾踐之遺風焉今而求古之士有不可得也古務知畧足
以與仆起舍而今多詩書之習柔順和緩拉功名而取卿
相拾青紫而享肉酪及執其攻而讀之其辭漫漫其音嗚
嗚未見其如古人也嗟夫予獨何心能不悲夫彼生於世
而不能自立非勇也安乎俗而不能有返非智也非勇非

智不可爲士思今人其誰歸乎往寓幽燕有携空同集過
予者予抱而讀之再三而嘆之嗟夫世有是人予不得而
見之予豈人也哉方時舉進士不獲自逸後二年出宰東
阿又不獲自逸每抱其書不置予未逮老當有以遂予之
心也居東阿不六月以父憂歸越憂中益思見其人而於
禮有不可出矣鄉里之人見祚如此多購近時嗚世之文
相與議論氣卑意下祗令人悲悼爾果追空同哉嗟乎予
不見其人也而止是書爾追憶予年駸駸乎四十有四矣
白日易下逝水不返墮弱苟且以俟其老將柰何也求虞
翻趙燁陸佃放翁於鄉之遺書而讀之吾意未覺其有當
也登會稽之山想黃河之流浮雲西馳征翼東向又不能

不空同之思恍慨幾於泣下而左右之人豈復知予者哉
誠以惜時不如立名慕德不如勵行追古不如就今執文
不如親炙此王粲有依劉之誠張敏有夢惠之歎古今之
所共欽烈士之尤甘心也展轉思惟莫能爲心昔施惠死
莊子至寢言子期終伯牙至不彈天下之士豈弟子憾不
得師師亦未嘗憾不得弟子爾楚國之寶惟卞氏之愛燕
市之石多衆人之羞其誠有合不合知不知也論衡致推
於蔡子女經式重於侯芭詎無其故哉祚自恃世人少有
知識霄壤百年忍同螻蟻男子生不成名丈夫沒無所稱
得不悲矣足下視予其真何如抱茲憤懣莫與告訴出門
天地如此之大往來之人若是之多今人爲文有復逾空
矣

上孟有涯哭子書

樊鵬

鵬頓首頓首有涯先生足下鵬自昨拜謁尊顏見鬚髮白
者頗多于前月歸來中夜不寐竊恐足下爲喪子之故傷
一日之心累明哲之德不思重繫之身以遂無益之悲不
勝拳拳敢以書喻左右惟足下少加察焉鵬聞賢者不徇
情而滅性知者不感變而亂常遇哀伐性婢妾之常也履
變易慮鄙愚之事也恍慨自殺多出于女子婦人而達人
君子不聞者此其故何也則彼不勝一朝之情計謀無二

也故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詩人美之昔吳季札適齊喪子不歸葬之營博之間陶朱公子死于楚不哭而望其尸孔鯉之死有棺而無槨孔子曰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二賢一聖豈忘天合之恩故薄其子哉誠見夫死生有命非人所能移不爲無益之傷伐性喪生以虧父母之遺愛也是以子夏哭子喪明曾子怒之顏路請車爲槨孔子斥之不達此道也夫死生壽夭定于命鰥寡孤獨不由于人且非但人雖天亦無如之何故細腰長孤魚子滿腹鴟梟啄母腹玩裂腸蝨斯衆族螟蛉類龜鶴千秋蟄蟬促景天豈若是有心分別哉大氣渾化多少長短美惡巨細彼各受之異不異爾由此觀之夭壽豈足恠憾哉且商瞿四十無

子孔子曰當有五男兒鄧伯道無子君子曰天道無知孟郊連失三子韓愈曰有子且勿喜無子且勿嘆夫有子無子且未足嘆况足下以四十之年值疆壯之軀種深厚之德存純善之心從今爲計念聖賢之往事樂天命之當然努力加食以保萬金驗諸聖言稽諸天道人事他日固當無柰多子何若夫徒以死者爲念不顧生者之後事輕有用之具而委命于不可再生之物棄白頭之親而不顧捐萬金之驅而不惜吾恐日復一日天下之事去矣言念及此可爲寒心竦毛願足下深憂至計不爲婦人女子之不忍使天下後世稱爲明哲而不蹈取譏之故轍則鵬幸甚吾徒幸甚足下其圖之

與楊用脩太史書

陸粲

粲自羈貫時誦公文章已深向往及壯登仕與令弟用德爲同年又同入館每從詢公動定之詳以不獲侍教爲憾其後自諫省謫都勻間於一二士友家覩公手書滇中諸作良用歎服歸田以來始得轉注古音畧讀之爲不忍去手竊謂此義自漢迄今學者皆尊信許氏之說莫覺其非雖趙撝謙嘗言之而未盡惟公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獨持偉論成此鉅編其曰中夾添之膏肓而起叔仲之廢疾者雖自謂可也甚盛甚盛第其間猶頗有可疑者粲也過不自量嘗欲書之以請質焉顧先達如公以命世豪傑之才而濟以精詣博洽之學論議所及前無古人其著述豈

晚末所當置喙是以遲回未敢遽出其說旣而思之此書關係至大苟纖微不盡便成千載之憾所謂不欲以疑網墮來哲固公之盛心也不勝愛莫助之之願用敢忘其固陋而卒陳之惟公察焉夫此書旣爲轉注而作則當依許氏說文之例以字之偏傍爲主凡其轉聲皆疏於本字之下庶幾綱舉目張一覽可盡迺今置偏傍而用韻則有難言者矣蓋一字而每韻皆見則不勝其煩獨於一處說之又未能曲暢如後語所稱再轉三轉以至八九轉者今此書能盡之乎令後來者討尋而莫得其源流恐不免有遺議矣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謂傍音叶音皆轉注之極此至論也傍音姑弗論若叶音則吳棫韻補具矣其有譌繆

闕遺不妨拈出或附見於後如古音餘之比可也今摘取其一二以群入諸韻則未知其義爲轉注乎爲叶音乎其他不錄者豈盡無足采乎去取之間當必有意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二也古文奇字如東韻之難支韻之黝虞韻之蒿囷者諸篇中往往見之此等蓋不勝紀載誠欲扶微廣異自可蒐輯別爲一書而以雜之轉注之列則恐非其倫類也與序文所謂匪徒逞博糜累卷帙者其指得無少異乎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三也其他援證字義或千慮一失尚有可商確者間亦隨文箋注別錄以備省覽敬託時川公爲之先容然粲猶竊愧懼不敢自安深惟著述之功創始者難而求備之論後出者易矧以粲之譎薄寡聞而輒議

及此誠亦僭妄之極矣所敢自同季緒以犯公家德祖璫璫之譏亦恃公曠度高識不翅能爲丁敬禮也如或恕其狂愚貶示可否使積年之疑一旦冰釋則鄙人之幸大矣非所敢望也惟公實重圖之湏載記方謀校刻俟完即寓上舍甥姚某之官重慶便冒昧布此臨書悚側不知所云

報吳邦貞書

胡侍

念昔同舉春官意氣莫逆協恭秋署昵密逾深歲月寢增刑骸靡較而風濤頓失音塵寂蔑猥處圭華倏已十年雲泥相縣永絕侍教之期矣頃聞整輟視草出守平涼度當便道相過宣展契濶已而復知從者入關玉趾擬及妻孥生色鷄黍以湏下榻掃門延佇見枉意將接虛徐之令範

聆嚶鳴之和聲傾若水之長懷續如蘭之芳論非有管仲
分財之覲貢禹彈冠之思也而雲罕風旂俄傳西邁虛伺
累日渺焉莫懷掩關嗒然若有所喪子非鄉愿僕豈石人
儻在及情誰能無憾僕性褊才拙合志頗寡親執若子亦
所不多離析以來喪亡畧盡僅有存者遠隔山河及將會
晤不遐而復頌生涼薄內訟自反莫究厥繇便欲息交絕
遊陳書告別而使者忽至遙辱寄聲敦舊諭衷意殊不淺
乃知子以程期攸迫祗役弗遑匪遺決也於是曩所嫌恠
不覺暗消若層氷值春渙焉都釋蓋交旣雷陳情難秦越
心旣相諒怨自罔宿矣平涼氣勢高寒山川雄美崆峒朝
那名超圖謀黃秦雖邈往蹟猶存暇日登臨足暢幽志但
公族頗繁供億多負催科酬應不免爲勞爾故刑部郎中
靜寧姚汝脩僕之良友亦子厚僚英敏多才壯年不祿薦
紳有識靡不盡心今其寡妻孀然正在管下所幸曲爲周
恤靡致饑寒又彼息女四三咸遺在室尤宜悉加資遣俾
各有歸此自朋道之畢交有司之先政不俟僕之煩言也
使者還輒附白草率不次

與升庵太史書

劉繪

春初得幸文駕經渝適僕上叙瀘謁御史府乃辱書留加
腆物與諸相識寄聲勤懇具之僕還自嘉州急尋動定已
邈然不可即又勞苦官務之縻莫敢追從是人生於異
人會合便不能遂意然則亦有所靳者耶但自滇至巴渝

越萬餘里得奉足下顏色與之供笑語偕登覽及訪古搜
竒叩經問字者未必皆千里一人何獨至僕而難之且僕
起宛洛足下稅駕蒼山周回又不啻萬餘里其同抵于渝
蓋百年身一遇却舛錯神巧若預爲趨避或者彼此傾慕
將有所議論而增益其未嘗有者此其會合之數尤竒有
不在常者例也雖然古之哲人曠士苟以道相通不必合
併以形身固自有神相感而響相應者矣僕本汝南膚末
之學道不足以華躬文不足以衡世徒以狂愚取人垂刺
又負單僻之性凡與人交識惟期意氣任情否可以是憐
察者少仇疾者衆顛駭罔所陶煦曷能遠動足下但僕之
仰于足下者有年方其挾策西蜀賜對明光垂虹掣電振

耀字內知足下爲馬卿楊雄其人也至搯柔藝苑校書秘
府辭調敵乎金石頌聲協于韶濩知足下爲劉向王褒其
人也至攫時吐氣舒烟飛章叫閭闔於五奏攀琅玕而九
死知足下爲賈誼晁錯其人也及今成集所著士人所傳
傷時述懷其孤憤結幽之聲憫流離嘆瓊尾者又競英綴
彩燦玄珠而流華寶凌蹤于七子飛蓋乎四傑又知足下
爲鮑明遠謝玄暉其人也凡以上所擬非僕能爲誣諛之
辭合天下纓綏之士類能著耳目焯焯者不足深論獨于
脫畧禮度放浪形骸陶情于豔曲耽意于美色樂踈闊而
憚拘檢此天下後生徃徃惑之抱尺寸者又從而譏訕之
以爲困躓夷險降志辱身厭溺嗜欲不超玄遠其畧知者

又以為足下之才之惜以僕之愚矇乃知足下之微夫人情有所寄則必有所忘有所譏則必有所棄寄之不縱則忘之不遠譏之不深則棄之不篤忘之遠則我無所貪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之所為將求夫安與適也古人載西施計酒家買田宅擁聲妓皆豪傑蓋世之才豈獨無抱尺寸者之見也足下此意亦有知者而未必試之也僕實得所試矣何則竊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摹文續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蹟鑿石剝泐破塚出遺亡今中土傳播所述其他未及盡見自僕所覩記如經學則丹鉛餘錄詩學則詩話錄古文則金石錄雜著則如墨池瑣錄併曲譜書畫譜皆窮二酉攻九丘斷編離蠹有僻儒苦士白首坐蓬藿日自鑽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荒神蕩于逸欲聲色者能之乎方今求邃古之士必如商田何鄭焦京劉孔之徒吾見千餘年來必歸足下謂竭精荒神蕩于逸欲聲色者能之乎僕以此謂知足下與世人頗深未知是非夫以足下負世重望今生未知得一晤言否手書于僕推羨太過昌黎以文章振八代卑習當時學者以山斗相高迄今千年莫有馳駕者今足下愛僕甚不覺辭之過擬近世士大夫以書往來率為游辭浮說左相羨譽受之者不察名實居然欣樂此俗態之薄有道者不為也今足下其俯於俗而貶損同之乎其有所過聽以僕為可進於學為有道者之實乎夫以

僕之愚雖無進于學之資而其志則不敢以懈惰自廢其舉動不敢大繆于古人彼豐辭腴道豈能望昌黎十之二三但其貧賤守孤芳不以餓死爲憂而屏息累足待命于顯貴者之門此等事猶薄退之不爲旣與足下神交欲副其相推之盛心則不得不盡其狂馬秀才仁和持三月十二日書俱得悉意秀才氣宇清曠特讀書未曾持苦今朝夕乘閑講論俾就本實想後來有可望庶不負足下成就人才之意已後暇豫得好懷思猶冀發新文數十篇以明已志總括向所論著使前自漢以下諸子皆不足稱並天下後世燦然睹楊氏爲一大家言傳之者將續述如荀卿孟軻此一段力量微足下其誰能勝之其誰能任之僕淺陋何足知仰足下之高又不能已於多望惟昭賜慈鑒察其愚而垂采納焉幸甚幸甚

奉揚太宰書

王雲鳳

伏惟晉位大宰竊爲天下慶而不敢奉問者非敢效劉元城不通司馬公之義也以時事多端每一把筆輒長太息而止又不欲瑣瑣作世俗寒暄語是以因循至今失禮殊甚負罪殊甚近於咨文中始見陞少保益慶位之愈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荐超陞在執事

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今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岳正坎壈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貴極富可畧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復可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譖談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於德聰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雲鳳敢布其愚焉惟雲鳳於執事可以此言進故不復忌諱雲鳳迂陋孤蹤疊辱薦藁今蒙執事運謀發縱知人用賢之功當受首賞然釋楚之懼平吳之憂古人益有深意而外患既寧則有識者尤未可高枕而臥也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

張鰲山

蓋聞仁者不懷寶迷邦義者不潔身亂倫且上有堯舜則可秉箕山之節有武王則可爲首陽之清惟先生皆三代之遺民也遭秦無道避世養高不與逐鹿之擾非賢而能之乎皇帝誅暴亂統有海內思與耆老講求化理媒以張子房羅以誠讓先生皆不屑就皇帝慕帝王之盛不果屈欲後世知漢有不賓之臣也今小子以涼德當前星之仰

朝夕兢惕不聞至道以辱皇帝命天生賢才非使自有餘
拯溺亨屯寔所付畀惟先生幡然就道爲小子矜式俾皇
帝于其子而子之天下于其君而君之則不必有齊桓之
顯功而德遠矣若必高尚其志則予小子其何所承教

荅陳方伯天游

蔡潮

人不歷漳南何以悉八閩之俗人不至越港何以見漳南
之敝凡其慄悍凶殘武斷豪奪蓋聚廬托處者常事耳動
輒揮戈鳴鏑戕命掠財至於流血丹地積屍封土文移徒
爾交馳囹圄日益充塞官府亦視爲常事耳其諸飛稽躍
楫神出鬼沒惟利是圖略不知有天理王法者誠謂整南
山之竹竭東海之波而書罪不盡流惡無窮者也因嘆天

地如許大中間何所不有仕閩而未至漳南未可與言觀
風問俗也誠使才且廉者極力整頓於其間猝難取效况
以庸庸昏墨漁獵其政顧欲求端噐於賦範有是理哉間
有一二良民玉石其間抑亦何由得見清平世界耶某不
敏竊嘗奉訓君子之門數月東巡漸次經理所謂存什一
於千百誠亦有之頃承院檄欲令久駐南陬益需來效正
爾俛焉承事茲復以賀表見委乖隔初心不無隳迺前績
且其間數端方欲銳意興革忽爾交道未現易轍有若裁
衣而未縫斲材而未構後來良工亦恐未能較若畫一決
知孰爲領袖孰爲梁棟盡如前工之初意焉豈不深可惜
哉詩云蒼生如命窮吾道成蹉跎是亦事體所當論者不

敢不告若曰矜已而傲物以已之長方人之短則吾豈敢
執事吾知已也無寧疑吾言乎北行常規司中自有故事
諒能豫處無俟贅言餘留會晤以悉

擬上天公書

祝允明

臣聞天職生覆帝道玄遠故下民苦則嘽天微疇育之仁
極則顛帝冀幹旋之神帝豈樂違仁以損職沒神以斲道
哉今茲歲行在亥春夏以來滂潦作膏殆半天下三辰失
明四瀆汨亂淹山沒谷沈蕩城郡殺麥爛禾人死萬萬盛
陽之期雷電晦滅陰浸沆溢有類秋冬愆燠寒之宜敗氣
度之常甚可畏忌臣聞六物播其遊氣四令宣其子理雷
電之動各有攸司帝惟統運元本消息自然而已然則今

之水厲其帝意與抑群工之失神理與臣愚謂世有隆降
道無遷革咎徵之下豈應虛生苟若某山某土方帝之造
帝則瀦之某民某物逆帝之命帝則溺之何以溥錫凶旤
汎然亡擇邪臣又竊見如此一地平坦利往而忽蒙菑害
或彼一土嶢岨陷衆而更自宴寧墊者必窶仄之家存者
定侈富之室然則帝意果安在乎雖蕩蕩惟大靡校錙銖
而言凶影響夫亦胡難且下民之拯救者至難且久上天
之仁佑者極易而速以至易之變化易至難之民勞以至
速之神道易至久之人力以一亭毒之功用解四海之困
窮繇人情以揆裁必見所從違矣雖不敢以此仰窺鴻造
上溷玄機然而自我視聽咸茲至誠則下土群隳亦敢僭

皇明文獻卷之七十一
一
聞伏覲急闔闢之樞答僥倖之望釋衆積之憾肇安輯之
喜乾道光茂坤輿寧止六合幸甚如是雲官雨伯千紀沴
化亦乞天威革釐匡戒以歸中正臣冒犯清嚴罪當不宥
伏乞照臨遂賜俞行

二 邵宗信書

蔡羽

羽再拜稽首上書大宗伯二泉老先生下史聞道德冒一
鄉者一鄉之士宜歸之冒天下者天下之士宜歸之然猶
有次且趨趨道路連歲月而不進者賤之於貴其勢未易
合也故縉紳之家自多者視茅褐恒如草芥枯槁之士自
多者視軒冕恒如浮雲斯二人者皆過也羽雖伏處草莽
聞大人先生之名久矣道高而德尊經明而行古居家為

孝子居國為忠臣其學足以成人材其文足以起衰世世
之所謂鉅公偉人也夫世之學者得鉅公偉人而親之足
以立身薰沐之足以明道宗師之足以成德業羽雖不足
以備使令景仰休光常懷激切故十餘年間謀出門下固
未敢希冀堂奧昔人所謂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者日切懸
懸也夫言知則已明言慕則已切顧又十餘年間趨趨而
不進者誠識夫貴賤之分而非敢有所自多也然得大人
之階受龍光之賁非徒揖讓為榮而已竊有鄙衷因激狂
妄宣布下陳伏候俯選自古國家有天下之士未嘗不欲
盡天下之才昔王吉以孝廉舉貢禹以明經徵而王貢不
相病魏相以對策進丙吉以治律遷而丙魏不相譏故夫

漢之人材輻輳並進咸克遠致國家用舉子業養天下之士收之以科第選之以辭林其意豈不欲盡天下之才哉然老於場屋者或負抱瑟之歎不預翰選者或遺樗散之譏及至登朝則一以科第為先內選為重文足以華國才足以立政湯不加省反疾而擯之雖元老上公或云格外之士若凡科目雖齷齪鄙貪猶將曲宥觀今之世士有不預科目者雖董賈復生能免於不盡用之歎哉明公先生道兼今古况愛多士無今日之俗者也使明公處廟堂必能力變習俗處江湖能忘廟堂之計乎頽拙無似率意亂道干犯忌諱惟矜而宥之幸甚

上執政書

吳鼎

具官某頓首狀上伏惟畜德者身之基也量而入者智之府也薦士者公卿之節也名浮于實者士之恥也銜恩而不報者天之僂民也職不敏竊反覆思此至熟矣古今大臣德業之盛要亦為國索才舉能其官而已舉能其官則海隅嚮風慕義而遺賢布列何功不立何艱不濟雖大將之操利劔造父之馭騏驎未足喻其意也苟一不稱所舉亦猶渤澥之雙鳧九牛之一毛有之不為重亡之安所損哉且債國家之事有傷知人之明何則素無畜積使然也雖然一豫讓也衆人待之則泯然無聞國士待之則捐生以伸大義彼誠激於知己感奮自強將以愧天下後世為人臣而不知報恩者也職至微且陋早乏鄉曲之譽學未

聞道輒隨常調出宰帝鄉屬時軍興少不經事竟陷中官
之禍繫再經冬自分必死伏遇今上更化赦使復官至有
今日大恩未報一也部使者九薦以風憲召當路哀憐狂
戇之性孤畏之踪不以畏途見處全之散地然猶以議獄
忤同舍郎同舍郎超登冢司幾陷之不測賴明主在上不
遂中傷之謀大恩未報二也引疾請告旋遭閔凶復不自
戒毀傷肢體偃息十六年犯起復違限之禁自其長為畝
畝之氓無復効節官下已矣詎意一旦起廢誤及匪人荷
聖君再造之恩公卿大夫汲引之力死灰復然感極而悲
大恩未報三也夫四海之大遺賢之衆輻輳並薦人人自
以為得之及取一於十取十於百僅僅數人所謂國士相

期者已如鼎者上之非有高科理學之名次之非有巖穴
竒士之行又未嘗歷踐華要為之地小邑冗員無所短長
之効亦略見矣是誠不足以服豪雋厭士大夫之心冒昧
而進祗取辱耳退而深惟憂畏未果者直以一身之疾而
已大恩未報如前所陳者責孰大焉夫先朝常調相待猶
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况今遭逢希世之典雖諸葛之
盡瘁死職伏波之馬革裹屍未足為知己者道也豈敢復
以疾為辭沾沾以生故自寶為全軀保妻子計耶昔者司
馬喜臙腳卒相中山范曄折骸終為應侯是二人者智不
及葵能衛其足安克謀人之國哉彼誠自負必然之畫特
患不遭時耳苟得攝尺寸之柄雲蒸龍會樹功顯名欲用

其所未足也度以是故形殘處穢而不自引蔽也鼎不佞
竊慕是義是所以報知己耳茲緣感激大恩不勝犬馬私
情輒敢具狀通謝伏惟台恕狂瞽幸甚

與巡按呂侍御書

陸粲

粲頓首頓首察院沃洲先生舟中獲奉燕談從容竟夜返
舍旬日重拜大貺之辱伏惟明公體方雅淵懿之德居整
裁人物之地而情存冲挹勞謙下士小人凡劣猥受眷知
屬頻年亢旱公憂念民物為之貶食絕甘疇咨方略而粲
秉性顛愚闇於世務雖數承訪逮曾不能少攄志慮輔益
尊明內愧而已比日炎暎滋甚禾稼焦卷疲農餓夫束手
待盡今欲興發則官無見儲獨有平糶勸分是其次策若

任屬良吏擘畫有方亦當不至苛擾而所司恫疑顧望卒
莫舉行無乃自愛過於愛民恤富人之怨甚於憐貧弱之
死乎當此之時萬姓喁喁恃公為命聞諸道路謂已奏假
京儲以充賑貸且請蠲除常賦此當由仁明獨斷非齷齪
守文之吏所能仰贊也或者謂公前此已嘗抗章得請今
再舉漕瀆且慮版曹之議或有異同將不免譴卻斯又不
然夫論事顧其當否耳寧當逆計成敗以為作輟哉竊觀
明詔以災害荐臻元元饑敝勅所在賑贍距今未兩月也
惡有聖情懇惻若此而主計之臣顧弗將順者乎東南國
脉所存自頃來魚竭澤不為長慮今凋瘵極矣復不少存
卹之猝有獸窮思攬變生意表計其所喪視所蠲發奚翅

什伯而已公能以此意精為天子大臣言之庶幾開許令
曠蕩之澤霈然下流溝壑殘民一朝更活其功德豈有量
哉惟公實重圖之承諭以粲嘗窺弄文墨將使効薄技以
佐燕閒之娛伏自惟念蕪鄙之辭不足塵累省覽是以逡
巡未敢薦其敝帚而邑大夫趙君重致尊指不能卒辭輒
編寫舊所著文及在省中時奏草一二用獻諸左右未發
之間慙懔彌日前所上先姊傳文儻不終棄斥一惠咳唾
令區區者得依託鉅麗以傳無窮粲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干冒尊嚴無任悚悸不宣

與馬仲房書

胡侍

陔伏丘園倏踰五十仰慙知命俯省昔非泯泯無聞何足
畏矣而執事義不遐遺惠旨屢及聆音空谷其喜可知曩
余釋褐登朝歷塵省寺趨謁既簡簿領不繁是以仕雖匪
優學則靡輟居常追隨茂儁逍遙詞苑探討六藝漁獵群
言辯析雕龍文傾倚馬間雖取嫉時輩而矢志弗諼乃若
執事與余則又誼契特密麗益尤深時或攜手給孤之園
接武虛白之室歌詠言志杯酒叙心鳳膏續烏羽以揚輝
朝馬趁鳴鷄而始散方駕西阜則連壁足侔並汎水頭則
登仙無忝摘藻若鮮霞夾朝日闕笑若游雷奮重淵長嘯
若玄鶴唳秋空豪飲若巨鯨捲駭浪當是時壯志排山嶽
浩氣衝星斗等彭殤為妄作藐富貴如浮雲若夫子孟公投
轄之燕曼倩據地之歌子桓南皮之遊公琰漳渠之會可

謂擺脫微纒風致罕倫方之於茲恐或未逮而柳生及時
蓬斷從風棕款未幾便都離折山川悠邈良會靡緣日月
如流二十霜矣而時亮子言墓木已拱希尹君采近復告
萎海內石交零落盡矣雨絕葉墮不可作矣黯其愴矣不
可說矣士奇伯誠頃得西旋居處同方足寫勞結而士奇
斬焉衰經禫期尚遙伯誠久困床第未臻勿藥余雖天幸
無恙而齒髮志意已成老翁塊處離群沉憂日積每一念
至忽忽若朝醒乃知昔者之游益達士之曠節生人之極
歡而寤寐思服若隔蓬閭可復得哉城南別墅林水亦佳
駕言出遊聊以致適而興謝曩壯朋寡思存徒倚顧瞻翻
增感慨雖有膏沐誰適為容乎時仗濁醪一澆磊塊或假

緗素頤滌苦懷耳執事步履星辰新知不少而久要之念
不忘平生畧布鄙衷達諸記室慎食自愛母金玉爾音

啓張東沙書

沈愷

愷甚不肖無足齒錄入山以來顧勤眷愛殷殷有加無已
追惟別久且遠山川草木多所變態而吾翁拳拳于愷者
二十年如一日此其情豈惟今人所希古亦罕儷翁方以
文章主盟區宇海內得翁寸紙隻字如獲海外奇珍愷何
物衰猥敢辱瑤章至再至三至千有餘言展讀數周金鏗
玉振一字一奇愷之此生何多幸邪何多幸邪且寶山祠
宇之作中間獎與過分甚指蕭艾為旌蘭謂樗櫟為杞梓
翁非不知愷之極陋不肖顧愛忘其醜反以揚之此恩不

在天地父母下盧岑江來恭稔台履佳勝山中玄業日益
富譔述日益精發耀垂華動足經世即藝士如林皆望颺
而走矣兼知翁龍卧月湖往來于武陵茂嶼之間山深雲
渺鷄犬聲沉隱隱若兩桃源明月在天溪水一碧清風在
握霞文可采興至酒酣作賦四座淋浪響落九霄時或欲
雨欲霽亭臺掩映烟景如畫乃與一二同好進艇長波呼
網取魚烹鮮更酌散髮談諧放浪大化此人間之至勝達
士之極歡自太白坡老去後世間無此樂久矣竊嘗謂人
世有二道上馬者跨虬螭挾日月殄沆瀣或遇異人授以
大還之術飄飄然僊矣其不然雄篇大章撰成一家言不
但籠絡庶品落筆飛藻凌跨左馬奔走曹劉終當照耀今

古作窮宇宙不朽事翁得無兼之邪但方今局面換着回
艱起仆正君子道長之時隆望如翁德業在宇宙恩澤在
蒼生聲稱在朝著一旦蒲壁有來自天猿鶴為驚而烟霞
主人恐又作生客矣愷鄙見若此不知高明肯以彼易此
否累承珍儀迭至萬未一酬語云子不謝恩于父母物不
荅施于天地愷無恥亦漫以此自况也然罪負山積雖萬
喙終難自解臨書殊深悚息東望明山豈勝瞻戀

上首相石齋楊公書

鄭一鵬

元老揚老先生執事一鵬聞周公為相急於見賢也一食
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夫周公急於見士與夫士之見
周公者豈與今之士等哉蓋必關天下國家之安危利害

或其身之安危利害而天下國家係之故周公常恐一日失天下之士士生周公之世者皆思効所知惟恐其或負周公也一鵬不才何敢自附於周之士然忝在門下視踈遠至者有間矣用是敢瀝其愚伏惟執事加察焉一鵬聞自古小人欲傾君子也必設機以待之伺隙以投之而後從而媒孽之君子不覺陷其術則進退左右惟所欲為不惟其身之危而國家事因以去矣昔張柬之桓彥範輩廢於唐也以王爵王旦沮於宋也以美珠惟仁人君子為能察其機杜其隙而後可以成大功恭惟執事碩德端朝雅量鎮俗人理弘化經綸著弼亮之績從容靖難忠貞建翊戴之勲古之名相何以加此聖上軫念元勲屢有優賚適者剖符廕敘之恩特越典制之外夫崇德報功國家常典在執事勲德尤宜食其報者然自朝廷下達里巷之士咸以為疑誠以主上之心未孚群奸伺隙而動而剖符廕敘之恩要或出於聖意或左右建白未可知也誠聖意也則宜明下大廷採公卿之議况前此詔書嘗革傳陞之弊今大臣封拜勅旨廼自中出何以信天下就使物議允協國體已虧聖明在上顧豈為是則出於聖意未可知也謂此輩誠愛執事耶則前此流放者皆其黨與裁革者非其子弟則其姻暱非愛執事明矣然則其勸主上以是加我何也誠欲便其私也彼見曩者執事有所建明嘗封還內降矣故雖欲便其身圖謂執事必阻而抑也獨計文臣不得

封公侯非軍功不得襲衛職者制也而執事勲在社稷越
典制封之吾將欲辭而不得然後彼有所為出於典制者
吾亦無容於彼拒也此其情狀較著者也夫此輩或自罪
廢而復用或自王府而陟大任主上待之不為不厚矣知
足之分亦可以止矣然復眈眈不已如是餘又何所不至
哉今舉朝皆知其非今執事一見勅下必憂憤俱積是以
再三辭之然而此輩之襲廕增祿未及論列者非有所畏
也誠以非常之典出於意外欲辭而不得故未暇論彼之
是非夫欲辭而不得未暇論彼之是非此輩已拊掌相慶
謂吾盡陷其術中矣何者使此勅前無封伯之文執事必
止而不肯行後無金帛之賜臺諫必論而不肯已先之伯

爵者是以術陷大臣也後之金帛者是以術陷諫官也吾
方陷其術中進退次且而未得出俛首而從之襲廕增祿
安然受之而莫之拒是其術固已行矣然則不待徵之後
事可知已一鵬聞大臣視國事如家事正不宜以彼已為
嫌也人有餽非所得於其身及其子若弟亦必併辭之固
體國之義也竊惟執事不惟當辭一已之封爵而諸人之
襲廕增祿非制所宜者亦宜明言力爭雖未能一一釐革
萬一有所減損亦足為後事之戒矧近者徽號之事執事
以國制執爭如此其堅人情好順而惡逆一有小人媒孽
其間執事亦何以自白於上哉昔元祐之時宣仁之聖哲
宗之賢司馬光呂公著諸人之忠亮惟一二人間之元

祐之治變為紹聖今以主上明聖執事三四元老精白忠
赤以輔之諸九卿皆累朝舊德相與畢力扶持天下之事
尚日異而月不同萬一有如章惇楊畏者乘間復入天下
之事又未知其何如也夫此輩所畏者三四元老次則諫
官耳曩者宣府江西之狩當時金帛衣服之賜惟以計誘
士大夫欲辭則嫌於拒命欲言則已受其賜遂使舉朝變
衣冠而服戎服裂諫章而設綵帳至今追論往事咸為慨
惜然此術在先朝再試矣而其禍之烈已至於此今又復
試矣烏喙之藥不可屢嘗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可不知
哉可不懼哉一鵬竊謂執事宜力陳國典還伯爵之封諸
科道等官亦宜為執事據典力諍還金帛之賜而在諸人
濫賞亦宜為主上上述我 祖宗設官之意下陳近代僭
濫之失求必去而後已疏諫之不得在日講可面陳也否
則大臣之義有去與就耳庶朝廷知我輩有輕爵祿之義
此輩見吾人有不可利誘之節而後天下事可為矣功難
成而易墮者也幾難得而易失者也惟仁人君子為能察
其幾以成大功此執事責也亦執事所優為也一鵬過計
之私復有獻者誠荷朝廷簡拔之恩辱執事甄收之末未
知所報且謂周公之世未可無周公之士以負周公也是
以冒昧言之惟執事加察焉

與懷忱一弟書

沈愷

追惟往事余方茂齒子亦妙齡俱值雍熙並歡衡泌時時

執手陳說平生興至把酒持蟹螯或擁壺矢張目大噉風
雨無聊據胡床相對刺刺語少小事不休雪夜擁爐促坐
至煨芋栗供母母子煦煦笑相語懽如也胡期不爾乃今
歲月易邁動問山川引領西顧悵矣心飛追惟舊歡往不
可復未嘗不傷心泣涕焉余性佚宕不耐齷齪少年屏居
湖上頗耽古墳挾書冊琅琅誦讀適與意會則莞然獨笑
或與二三子談古人功伐照耀名節慨慷輒耳熱面赤自
奮勵矢曰無相負也他日果得脫穎而出當效尺寸以標
趨古人無虛皓首使浪沒弗章言猶記臆隱隱如昨日事
豈竟忘耶第時勢無常寡合難偶碌碌二十年不乞目效
年踰三十始竊一第盛華變衰壯心潰裂上之不能昭顯

人下之不能援英少意氣曠眊已非湖上時矣其視二三
執事則皆飛騰閭闔振翼紫微華名已飛照四裔顧視區
區心勞而跡下志鬱而道窮俛首抑氣抑復誰語一為郡
吏便落塵網期會結束則朝夕靡寧簿書纏擾至寢夢俱
愕當其忽忽且不知有生人之樂况其他乎久與筆硯為
仇間或勉強粘弄率又濡毫染翰終日閣筆不能以句是
可以覽覩矣余不自涯酷愛山泉常攀窮岩棲古寺托形
崇阜息影長林每見人談四明天台之勝輒津津喜恨不
獨往乃今剖竹明州分符千里若天假之緣也自入越以
來果見積山萬疊出奇獻異叅差代雄表裏紫霄信美且
奇豈不欲駕葉舟鳴榔上下少假一日之遊哉第境緣人

勝樂隨意適一行作吏豈復賞心佳境滿前徒增悲惻是以過錢塘而嘆息陟吳嶺以唏噓悽目清風之嶺傷心越望之臺哭武穆于西湖弔坡翁于堤上朝步蘭亭更懷義獻暮探禹窟尤憶子長此數子皆以高才名世窮愁抑鬱用匪其時弔古懷人耿耿不寐西上桐江則又嚴陵之所釣遊也名山奇水天下獨絕弭楫臺下夕景淒惻又聞孤猿寒嘯離鴈遠吟樵蘇一嘆舟子再泫余益愴然悲矣然斯亦觸景之幽懷終非予心之所懼也但以此邦之民難以托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欲強自表見恐方鑿圓枘鋸難從跋前疐後差池不狎自非樂天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是以馮子彈鋏而行歌莊周臨流而浩嘆平子自賦

其無成賈生亦悲其不偶古今人情畧同其槩矣昔讀愁中散有七不堪或謂出于矯強以為無之乃今信其真有爾不謂余也身當其事且不快者有九焉老母今年六十有五即康強無恙人子之心詎敢恃耶往歲迎致官邸母子朝夕煦煦無何以覲事西歸竟以渡江涉險艱于跋涉猶未即至動定咳貌咫尺天涯倚門極目能不依依此不快一也余生而懦弱年近三十受氣始足性不柰勞苦今髮就種種老態將至不以此時休養性靈少延歲月更復碌碌其何以堪此不快二也待罪茲土邊檄報漳寇通番舶可不日至可忽至而飛檣利楫絡繹海上舟山居民日被侵掠今已不能葺田廬供賦役矣瘡疽結于腹心猶不

自知更復坐糜廩祿何以自立此不快三也寧民好訟習
噐入骨結搆窮年牢不可解稍以法繩之控訴上官顛倒
黑白即刺心無以自明德不孚人難以格化此不快四也
習俗喜同厭于創見即有一二興革好事者橫生口語蹶
然議起此不快五也海上積蠹弊彌山海一旦摘發陰奪
而計反之招尤任怨有不能免此不快六也又性曠逸雅
好恬寂一陟堂階千態萬狀具在目前有所感觸情焦心
裂此不快七也性不善藏蓄見人輒吐肺肝人有過差好
為面折有不當意色辭俱厲至狂發不顧先後人道以此
為不快八也年踰四十山妻棄去二嬰夭亡撫影烝烝
日抱隱痛此不快九也以此數端永念平生難為膏臆揚

子雲云得志則大行不得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而今而
後當稍知自遣排愁破涕人生須自適爾憂戚何為佛氏
不云乎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行當別圖去就拂袖東歸重
理舊業與子尋繹往事家貧雖不能給歲得污邪之利亦
可供母饘粥苟非凶歲能自力作尚足伏臘幽期可托得
全素履山南水北惟意所適烟雲花鳥孰非吾事嗟乎富
貴人所欲也古之高士不肯掃門覓仕顧專一丘一壑之
美者豈不身重于宇宙而恬貴于芬華哉已矣乎石室有
緣名山可待圖書左右樂有餘歡琴瑟靜好此外何務庶
擁腫之木得以不才免而頑鈍之石可自保其天年不為
非俾也又奚必栖栖空勞鼓缶向人作屈曲態耶百年逆

旅迅駒過隙時移事定孰醜孰妍必有能辯之者此但可為吾子道不敢對他人言也

復尚書東沙張公

沈愷

台斗在望不遂瞻依仰戀曷極近勾章君來顧辱教翰重以郡乘貺及是乘出自公大手筆法嚴詞古此海內數十年所未見以一郡槩之天下可世式已但愷徃叨大郡多所謬戾得逃姍笑不為不厚倖至乘中所載乃過辱獎與且鄙言俚語竝為收錄是拾唾棄以備筵舉垢污而歸海感荷包容分非木石幾圖烟布莫遂紹通罪負山積如何可言吾公盛德至文播在宇宙而中外嚮風已非朝夕今雖杜門著述為千百年計而四方多故弘濟時艱恐安石

不能久遂東山之適也愷粗遣如昨灌園教子之外一無事事几上惟有芝園集一帙時取讀之不覺下拜今夫摘詞揆藻世所指為文人詩家者不為少也率多剽竊陳言援人門戶植己掌輿人固笑之矣其不然一人而數變一體而互更初而學一人焉中而學一人焉終而又學一人焉及其弊也學漢不成流而之于宋變愈下矣雖使天下人定吾低昂猶之以鏡鑒額半似一人焉半似一人焉已且不能辨其妍媸人其能低昂之耶大都成家易名家難名家易大家難若公者非當代所謂大家耶文似先秦兩漢能自為體不祖襲片言詩古體似漢魏朴矣能鎔其質近體似王子孟逸矣能培其醇他若說林似左國諸賦似屈

皇明文苑卷之二十九
宋古且竒矣又能蟬蛻迹離翻然而入于化蓋公克養完
裕表裏粹精以故圓融中規刻畫難尋神變無極直造玄
乘雖其折衷上古取材異代要之萃諸家之精而會其全
者也斯其為學林之鉅匠藝苑之宗工傳之四方流諸金
石豈獨侈聲明時終當與大寰爭雄長矣愷學殖荒落知
局識淺敢僭及于此是誠以不肖論賢甚不自涯然精金
純璧天下自有定論在公固當自信何待羽言臨紙惘惘
東望豈勝馳情

皇明文苑卷之八十

書啓

奉霍宮保書

顏木

昌言感寤弘道沛時休聲四溢敬賀敬賀下流之居朽腐
是耳追惟舊德曷已所懷木也癸未之考失官南竄間關
數月始復邦族執事憤而救救不行而去曾莫之知也既
而鄉人自京師來者漸以口傳矣同年京宦者亦以書至
矣於是心熱面赤汗流滿背默然以思仰天太息以謂木
於執事居有萬里之遙生無一而之識過大行虧橫被多
口乃今以上累執事之公明乎猥處江漢草澤之間緬想
嶺海雲天之表幾圖惴布莫遂紹通丁亥榮聘再辱薦剡

亦知匪質必難於溷玉而自分厚恩莫已於報珠欽仰高風側領緒論歛傳致理愕眙累日隨見太夫人厭世之報高節南征知己久矣適承隨州南還之便謹裁尺牘以表寸心竊有一言執事之於時不可謂不逢矣執事之所學亦不可謂不用矣由今視昔士用於時必欲盡如已意而靡所憾以媿美三代以前之君子蓋亦難矣息極則消呼竟而吸升中則旻信久則詘物莫不然人焉所逃故乘其會而弗舛謂之知遇其竟而弗蹶謂之善測其微而弗長謂之豫定其趨而弗渝謂之決用世之棘無如孔孟仲尼不終三年淹軻也未嘗輕受祿它從可知已故尊名久而粵蠶逃高士播而魯連去大事定而留侯病小禮失而穆

生退委有所分勢有所危時有所疑不得不然也向使四君姑然而屈怡然弗去危勢漸加而身卒莫去其在當時曾莫卜其何如矧能以有後世之盛名哉執事今日去位已久身有大故之嬰名無求退之立視之四君子其迹頗微日月如流禮制有限大賢出處今如何哉譬如渡然中流遭風舟幾覆溺幸濟彼岸安可回楫夫天下之事恒相操而不肯置者未必其盡貪也或亦習之然也恒相試而不肯闕者未必其盡求也或亦技之徒也習之則粗技之則浮二者之行今之君子豈有之哉仰觀執事數年之中退以小故視人特易其大者可知已進以散地視人特難其要者可知已大禮大政獻納裨益可謂有之則補無之

則缺者矣夫執事之行無用區區之談也木之腹也無出
執事之知也而今猶不然者負日而暄食芹之羨圖以報
德無益於報不自知也思以助愛無能於助不自知也木
誠不佞又有方外之志近得養生之術昏嫁未畢莫違從
事昨年慈母不幸見背煢煢哀疚迷替何知天其或者犬
馬之齒加以數年免喪之後奉探養道尚在南海即木有
摠衣請教之日矣臨風悵然曷勝戀戀

上大司馬增城湛公書

表表

袞聞量才叙職者天子之務也陳力就列者庶官之司
也是以詩有伐檀之刺易著漸磐之訓尸祿竊位雖下僚
不可而况乎論道代工統六師平邦國者乎孔子曰所謂

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公今之大臣也道德簡于

帝心聲名孚乎士議正位司馬筦鑰舊都所宜恢張文教

除飭戎衛銷伏禍於履霜固皇圖以苞石此公之職也

頃者家兄表以不阿貴戚獲罪魏公兩遭筆朴重以論劾

深文巧中摺撫百端天子震怒下之法司禍且不測吁

可畏矣哉夫中山之勲英衛不足侔韓彭不足擬是故生

享茅土之封沒著丹青之誓子子孫孫繩繩繼繼國家報

功之典亦不薄矣苟能懷滿盈之懼戒驕侈之萌覩旻日

而畏悚尋覆車而知鑿又何危溢之患哉夫魏國元勲之

裔而兵馬七品之賤官也以賤官而抗元勲之裔此何異

奮螳臂以當車轍累九卯以承千鈞哉然而官有崇痺効

忠則一祿有豐薄盡職則同故忠臣犯逆鱗以輸節志士
蹈虎尾以授命又焉能畏首畏尾而患得患失者乎僕雖
不肖嘗麓覽古今之槩矣韓彭趙醢豈曰無勲梁竇駢戮
良由不戢周絳侯安劉誅呂一遭變告身繫縲紲歎息獄
吏之貴幾陷虎口霍子孟擁昭立宣爲漢伊尹顯禹雲山
邪謀不軌卒罹赤族此古事之明驗也暨乎本朝驍如涼
國功如武清逆節稍萌參夷立至可不懼哉可不懼哉今
天子明並日星威符雷電霜瑞婦寺仄足稟命雖議功議
貴著之國典豈可不自保全數冀僥倖哉表 天子之舊
法官也讀書讀律蓋有年矣未聞以京朝官而可躬加箠
撻者也無將之訓漸不可長此而不言焉用彼相賈生有

言士可殺而不可辱夫京朝官有犯律須奉 旨叅問然
後加刑此所以養士大夫之廉耻尊 朝廷之體統也赫
赫王章式如金玉彼何人斯敢自變亂表又聞之猛獸在
山則藜藿不採皎日中天則魍魎屏伏是以淮南寢謀於
汲黯王氏歛手於鮑宣正色危言之士固權貴之所望風
懾息者也威福陵遲肆無忌憚其所由來者漸矣在原之
意率爾陳告伏惟矜其狂愚而特賜處分表 表奏

復大司寇蘭溪唐公書

表奏

表聞周公吐哺而下白屋之士公孫延納而禮東閣之賢
故能光昭周道隆顯漢業令聞不匱也世風驕諂古道彫
喪孰有降鄉相之尊而問布素之賤如公者哉伏誦來教

過垂獎譽猥謂連珠之作可追古人表何敢望古人也念
自廢黜以來爲世所棄買田石湖之陰卜室橫塘之側杜
門窮巷蕭然環堵雖乏并舟之高潔而竊希長公之肥遯
力田之暇猶欲肆精纂述之務以從所好蓋虞卿窮愁著
書表雖不佞敢忘斯義伏惟相公閣下明德懋勲乘時翊
運立言爲經述事爲史傳所載不朽者三蓋兼之矣表聞
難得而易失者時也難成而易敗者事也是以古之君子
憂勤以赴工焦勞以興事進不失時仕不苟祿颺鴻譽於
冊青紀膚功於竹素故足多也今飛龍在天多士濟濟而
康熙之績未登於三五制禮作樂沿襲簡陋九夷八蠻猶
未能嚮風而承化此誠君子憂勤惕厲之秋也孟軻有言
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當今之世舍公其誰望乎區區
之心誠不能自己也

獻仲兄書

袁表

表白仲兄足下省覽家報乃知病瘡京邸不獲就試命實
爲之非戰之罪嗟乎復何尤哉竊以生人之業立德立功
立言而已時有利鈍勢有逆順志以勢達功由時建是故
高勲茂烈智者不能先圖安榮尊顯明者難於逆覩語云
鳥獲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離朱之明不能自見其睫何者
勢弗便也士之砥礪名行者豈少哉循孔子孟之訓述詩書
之藝履繩而趨蹈道而行口無辟表躬無瑕釁然而宗黨
之弗稱友朋之弗信司府無推揚之譽王公罕薦引之助

何者時弗可也故曰聖不能違時賢不如乘勢由此觀之
立德立功之塗斷可識矣考往哲之遺業較碩儒之通論
功由我立德自我宣播菁華於典述粲章式於辭文範模
無窮綱紀不朽立言之道斯爲美矣大者刪脩群經次之
勒成諸子揚其流則疏傳並興綜其實則史籍攸著下之
託意命辭宣情暢鬱詞賦論辯讚頌規諷小道可觀猶賢
乎已古之爲士者少而誦習壯而試用靡不由此是以漢
氏制作猶有可觀賢良文學往往而是自漢而下誠無譏
焉何者絃誦之化衰而賓興之典廢考課之法壞而論辯
之意微聲律之學興而經制之規弛粗通訓詁者謂之學
士稍知帖括者謂之經生上求下應靡焉同風博雅君子
所不忍聞第也資財既局聞見不廣上無良師下無益友
兼之習業時好牽纏故習刮削靡効譬之越人之燕卒難
燕語憤悱之機何可言喻孟氏不云乎中也養不中才也
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張墳典之大業廓俗學之迷
途示我德音吾兄勗之而已

復李驗封伯華書

表表

鵬鷄異適小大之情分涇渭殊流清濁之塗判是以巢父
耻唐堯之聘子陵卑漢祖之官何則性之所安固不可強
合也僕於執事會無一日之素猥辱簡書殷勤將收孟明
於三敗雪曹劇之積耻復欲以朽株枯木薦之清廟廣厦
之間意良厚也敢不罄竭愚悃一陳其憤懣乎僕賤宗也

五齡而誦詩書九齡而閒辭賦上自墳典下逮稗虞亦嘗
涉其藩域掇其菁萃矣顧以家無擔石室如懸磬有相如
之病而重以原思之貧餬口無謀勉習經義晝誦帖括夕
覽古文啜菽飲水篲瓢自娛幸得錄名於有司接迹乎多
士自謂扶搖赤霄一日千里纂言則欲窮天人之奧立業
則欲攬霸王之畧高談濶視無復諱忌又以性本踈迂加
之簡嬾深衣褒衽弗合時製虛名無益謗忌橫肆故大學
士張公孚敬桂公萼咸欲締交絕弗與通遠希長孺之茂
衛青近鑒李豕之遠國忠觸怒蓄憾切齒及日而僕屹然
自是九死不悔迨乎武庫之災讒言先入械繫請室卒校
束縛呼聲動地擄掠百數自夏歷秋黑索纍纍坐卧圜土

陰霾晝晦不見日星命危草露籲天無門而 聖上垂恩
曠蕩宥其大戾投之於越既而雷雨肆赦獲遂首仕杜門
謝客屏居荒野蕭然環堵有同仲蔚薄田百畝足具饘粥
躬操錢鏹忘其作苦媿乏井丹之高潔而竊慕徐穉之食
力桔槔當戶篲笠在堂於陵雖陋無求於人暇則臨流濯
足抱甕灌園釣輕鯉於芳藻弋文雉於叢藪濁酒一壺兀
然就醉誦季倫思歸之引繹仲生樂志之論蓬首箕踞從
吾所好不自知其不可也昔東方生有言築土爲室編蓬
爲戶彈琴其中詠先王之遺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旨哉
斯言予復何望嗟乎士安往而不得貧賤哉世不我知則
已矣又焉能隨時浮沉取容當世局趣效轍下駒規規如

禪中風哉

論征交利害與廟堂

張岳

安南之事始獲邸報遠近驚駭恐不免於用兵及巡撫衙門劄付備見首尾則彼中事情廟堂皆已盡知其所遣行勘乃是持重未遽用兵而示以開誠撫納之意廟謨成算有非遠方下吏所能測識者據邊民傳報正德八年黎嗣襲封四年無子以兄子諱爲子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國逆臣陳曷及其子昇作亂黎嗣遇害陳曷篡立十三日國人擁護立之陳曷奔據其國諒山府諱立七年爲逆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又立諱幼弟應而相之卒又弑應自立國分爲三黎氏在南莫氏居中陳氏在西

北然查訪陳氏已無消息其諒山府亦爲登庸所有黎氏所居即古日南地在交趾極南與占城爲界隔限大海登庸不能逾海而南黎氏亦不能逾海以北故能相持兩存數年前登庸又以交州付其子莫福海而自營海東府地名齊都居之凡諸峒巢爭戰皆登庸自領衆以行蓋安南諸府惟海東一府負海地勢最大即通典所謂玉山郡也此賊負篡逆之罪常練兵習戰以謀黎氏而陰備我亦令人揚言於邊欲求入貢邊人以非故王也弗敢以聞若興師致討則登庸當爲誅首然萬里興師爲遠夷討賊古無此法不誅其篡逆而以職貢不入責之則欲貢乃其本心也無待於兵但黎氏尚存而接納其亂臣賊子似亦未安

故某愚見以爲彼內自乖亂未嘗有所侵犯於我可且置之待其亂定乃貢於事體亦未有損若必用兵其勝敗利鈍非某所敢知也宣德初之事可鑒矣非但宣德初也馬伏波以戰士二萬餘人平定交趾比振旅經瘴疫死者十四然伏波乃不得已之師其時交趾刺史乃諸州太守尚有能城守者故伏波因得以撲滅之易非若今時夏然久爲殊域也自古兵強莫過於元世祖時四路進兵以取安南一由憑祥一由雲南一由占城又以舟師載糧餉由海道皇子鎮南王脫歡親監督之雖嘗再入僞都卒不能守其猛將如李恒叟都皆戰死脫歡幾不能免考於史可見也某切謂莫賊起自列校能篡其主而有之舉國上下莫敢喘息必其天資凶譎號令嚴明有足警服其人者非出萬全豈可輕動近欽州知州林希元在彼專講取交之策某謂勿論交趾可取與否但邊臣而議開邊不祥莫大焉嘗以趙括王恢戒之而彼不悟不但言於邊也又且言之於朝而身任之其蔽於功名而不達事機如此恐其掇拾故事裝綴成章讀者或信其文辭而未深考其實至誤國家大計故敢縷瑣上瀆聖聽而私布如右伏冀裁處

寄舒子

王廷陳

辱書教以矜飾名行意甚勤懇僕惟少負性氣自視無前遭事直往不知其可復見近世州郡之吏務爲諂承故於逢迎節數稍爲損減不意遂犯當世之怒又以一二宰執

舊怨於僕內外構扇中僕惟恐不深耳曩時交遊見僕狼
忤要津虞禍及已莫敢張口伸舌一爲論列明其不然者
當是時也吏無振滯之議友無急難之仁幽於圜牆之中
日與徒隸爲伍身非木石其何以堪以故俛首震惕卒從
文比嗟乎百犬吠聲積羽折輪十夫撓椎三人成虎此墨
翟有素絲之悲阮藉有窮途之哭也身媿蛾眉敢云見妬
行垂完璧而欲免於瑕摘也難矣然猶苟全要領生還鄉
縣奉二親之晨昏上先世之丘墓撫今悼往憂喜駢集因
念河清難俟人事靡常南山之歌恨長夜之莫旦竹林之
侶假麴蘖以紓悰斯達生所以放言幽人因之長往者也
自分身累百垢長爲世棄乃稍稍稅拘攣之文逸瑣尾之

忌弛煩多之繫然亦不敢踰大閑冒隱惡戒先王之禮觸
當世之禁務敦窮居之尚絕希進之心而執事乃欲責煖
於寒灰俟完於墮甌幾翔於鍛羽望僕以圍景曜之末照
而收桑榆之晚績也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夫豢鹿頓纓
志在豐草羈鳥奮翮棲慕一枝即有惡殺之國過仁之主
腴飼之廝寵之以高軒享之以玉饌娛之以雕檻蹈之以
棗脯彼且駭顧驚鳴奔逸之惟遠耳僕聞古之聖賢心有
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著一家之言思垂不朽僕誠欲效
之用舒憤懣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文采於無窮然才劣
左馬而欲自附於作者畫虎之請其能免乎方將脩農圃
之業給公家之輸賴其羨餘以贍妻子長爲太平之民雖

至老死不覲兵革志願畢矣風便再錫教旨

答顧東橋

王廷陳

我翁不知僕之寡陋猥以志事見委使僕非有拘妨得以山澤之遺執楮墨之役備綴拾之後豈惟階之爲榮抑以托垂不朽誠藝圃之雋業學士之幸際也柰僕有母之喪除服在秋初襄事在歲杪僕聞先王之制禮也不肖者豈而及之僕誠不肖然即使僕違苦塊之制就館局之徵昧吉凶之分禮家必誅法議無赦雖我翁之私僕恐不能多恕也即恕亦不能解之多口也昔漢天子登封泰山太史公留滯周南不獲從事深以爲恨今主上恢重光之大業建中興之令典中外載筆之臣摛文之士皆欲竭其區區冀有闡述務以細流競裨海瀆而僕竟以凶制見奪因緣無從機會坐失僕獨何心能不嘆乎且僕居二十餘年陸沉疇隴厭絀前聞家蓄圖牒經歲不一寓目間一發笥展冊舊所記憶茫若未覩小屬篇章時月不就文采日滯虛譽漸虧加以客冬稚子天喪自愧齊物之識不逮蒙莊索居之過深於子夏哭母之餘復遭此痛遂致昏旦若迷志氣俱損耳目失職眠食皆害齒髮已非故吾衰憊居然可證其不足采明矣楚地雖乏才柰何令草莽落魄哀疚失學之人獲叅文儒之末溷重大之選乎聖主方弘孝理著作要指務依至仁而我翁蕪總條貫異承淵衷凡所掄使必歸長厚不屬新佻至叛禮小人必加痛斥使門下

不肖之生庶幾跂及於先王之禮因得全不材之真這疵
類之責紆弛靡之悰則我翁之愛僕也不已深乎使回敢
謝且辭惟翁其諒之

答張東沙

王廷陳

明公鵬圖學海鳳覽儒林談藝則沃祗以敷華議政則具
儒以本吏獎恬而抑競故亢矯之士蒙褒略迹而求心故
流俗之毀不入蓋人倫之師表非才品之能盡也邇者借
重湖湘甫歷時月稍稍頓飭政局維新故近習則胥史以
及輿臺遠聽則州郡以逮邊徼多歷則父老能評則縉紳
皆謂明公敏作能精寬大無漏暢適非誕精覈不苛誠百
司之備程連帥之攸準也至於退食從容自公多暇則觚

翰必操圖書在案誰知岳伯乃屬文儒其或游矚故墟感
慨陳迹酌鸚鵡則傷神處士之遭醉黃鶴則引領仙客之
駕憫旱則企沾神女之雨苦熱則願當大王之風執羊公
之政則殘碣旌思踪周郎之策則斷岸表烈近寓堂階遐
盡封域凡觸情悰必歸篇什信知弛張乃文武之道體用
爲姬孔之學江山誠詞賦之資矣今又加禮巖穴寓目棄
遺使者至門里人走視皆謂樵牧之鄉何有尊貴之賜如
此竊念僕樗如無用灰似不然蒲柳先秋桑榆易暮泥塗
曳尾霜霰被顛志以氣衰病緣慢積檢徃作則顏汗愧其
不工擬近製則心塞竟爾難就老徵遂著壯圖已隳豈意
調偶合於希聲武幸憐於獨步固知大海不拒細流非有

色綵乃來東帛嗟乎蟠木厠萬乘之器駿骨辱千金之求
愧乏先容諒慳後至長夜難旦每悲甯氏之吟寒谷雖春
莫報鄒生之律尚待緒風減熱病骨稍蘇自秉穢形敢求
良範雖負嘲於尚白實望教於思玄

與嚴子

王廷陳

竊聞人各有偶物從其類故婚姻人道之始伉儷家政之
基豈可使宓隆一揆涇渭混源哉此鄭忽之拒齊不疑之
辭霍良有以也故秦晉國匹藥郤族均王謝閔等潘楊世
睦本其門素既爾齊同稽厥風猷復無虧替又其子弟雅
醇弓裘克禪則施衿命往結褵言歸百兩是將箕箒獲所
於是甥舅騰冰玉之譽龜筮告鳳占之吉風人詠其好仇

宗黨贊爲具美斯天作之純休人倫之畢鬯矣其或今跡
雖微先鬼則大胤支云劣祖德在稱則駕言歸女意屬振
微仁不遺遺民歸其厚猶長者之用心矯偷之高舉也又
或席門之眷甕牖之賓前微無聞舊彥缺錄而豹姿突變
駢角旋生無待能興滂塗拔起則知昌願托冀庇望諧璧
之食果略株棄牢收豕微新福於將來違衆情而締納此
婚姻之變例明賢之逆覩也至若椎埋穴類闖闖狡童不
齒齊民世濟惡德以逮馬醫夏畦之子給喪傭保之兒亡
命召辜之徒導騶先驅之厮籛篠戚施之狀俯仰無能侏
儒介眇之稱孝慈莫改擬倫於犬豕比德於伶優一旦以
乾沒而致多金資營苟以騰高貲心志驟侈不足非財自

醜卑流仰攀華胄推潤屋之餘脂希宵燭之末照於是醜
肥啖其門客貨賄誘其私親遊說之言日至密邇之譽不
衰遂至寡廉鮮耻明目腆顏唯利是求族類罔計象齒競
謀鳳毛安惜是故育女猶之居貨行媒同於貿絲忍使化
源釀爲賈道於是犀璧金珠爛克簪珥冰紉霧縠高貯篚
筐雖位在九列族右一方多議潤視之人喜譏善謂之士
莫不一見解頤弱息請徃遂使纓冕之產入於駟僮之門
河鯉齊姜比於鳴盜之裔生爲合卺之人若牛驥共阜而
食死爲同穴之鬼則薰猶並噐而藏高門遂爾降衡芳草
由之化蕭矣士人贅行孰此爲大哉僕常懷此而未有陳
也近見郡中婚媾多托媒於足下者故敢布此幸子稱品
審流別群分類苟非異等務遵常途毋使禮門頓開利竇
也

與陳兩湖

唐順之

兄自少才名已滿海內六家九流之書幾乎無所不誦莊
騷太史之文亦無所不摹畫而操縱之矣即使海內奇才
偉士欲傲兄以所不知而亦不能也况如僕者才至駑下
曩在京師每同平涼趙景仁過兄論文久之兄慨然曰二
子之言是也遂欲盡棄其舊學而更張之然當時猶謂兄
之急於獎善而以口語相推云云而視兄之文則果脫然
盡變於舊矣夫文人相笑在古則然景仁於兄未知何如
也至於僕之讀書則豈能若兄之博而其爲文也亦安敢

望如兄之古哉然兄不憚降心屈已而從之推兄是心也
設使不徒用於文而用之反躬爲已之間即古人所謂勇
徹臯比一變至道者在兄亦何讓乎僕未始不嘆兄之高
明不可及而亦每每惜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資力而僅
用之於文也雖然此亦未有人焉以反躬爲已之說而警
欬於吾兄之側耳設使有人焉以反躬爲已之說而警欬
於吾兄之側如吾二子者之論文又安知兄之降心而從
而翻然變於其舊也之不爲太速乎則又未始不自罪吾
二子者不能爲古人反躬爲已之說以告兄而徒以文士
雕蟲篆刻之論投兄之好也兄今之所謂狂也而豁豁磊
磊率情而言率情而貌言也寧觸乎人而不肯違乎心貌
也寧野於文而不色乎莊其直以肆則亦古之所謂狂也
是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力而又有狂以進道之資也兄
其能無意乎然兄之意必曰吾平生好適吾性而已矣吾
不能爲拘儒迂儒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
得動搖云爾夫古之所謂儒者豈盡律以苦身縛體如尸
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搖而後可謂之爲學也哉天
機盡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樂率易而苦拘束然
人知恣睢者之爲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爲率易
也人知任情佚宕之爲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
爲無拘束也人之病兄亦或以其樂率易而苦拘束而僕
則以爲惟恐兄之不樂率易不苦拘束也如使果樂率易

苦拘束也則必真求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矣真求夫率
易與無拘束之所在也則舍天機性地將何所求哉故人
欲之爲苦海而循理之爲坦蕩使兄不以僕言爲迂也願
繼此而更進其說也僕自少亦頗不忍自埋沒侵尋四十
更無長進惟近來山中間居體驗此心於日用間覺意味
比舊來頗深長耳以應酬之故亦時不免於爲文每一抽
思了了如見古人爲文之意乃知千古作家別自有正法
眼藏在蓋其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於筆
墨蹊徑之外則惟神解者而後可以語此近時文人說班
說馬多是寐語耳莊定山之論文曰得乎心應乎手若輪
扁之斫輪不疾不徐若伯樂之相馬非牡非牝庶足以形
容其妙乎顧自以精神短少不欲更弊之於此故不能窮
其妙也何時得與吾兄一而談之

荅張甬川尚書

唐順之

養齋翁歸辱賜手教嘉惠多感遠念順之麓頑非畜德之
器迂踈非適用之才徒以麓頑近乎質木迂踈類乎澹泊
以此幸不見絕於大君子之門自入山中稍欲收斂精神
擺脫習氣庶幾少有所聞以酬宿志且以不負長者拳拳
教愛之至意而間靜中轉見種種欲根起滅不斷雖暫隨
氣機歇息終非拔本塞源工夫益覺實病之難除實功之
難進也承教中庸不可能乃在聲臭之表此喫緊要言中
庸所謂無聲無臭實自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中得之本體

不落聲臭工夫不落聞見然其辨只在有欲無欲之間欲
根銷盡便是戒謹恐懼雖終日醜酢云爲莫非神明妙用
而未嘗涉於聲臭也欲根絲忽不盡便不是戒謹恐懼雖
使棲心虛寂亦是未離乎聲臭也明公之致力於道而自
得之也久矣而猶云老且望洋日有愧嘆此豈明公之過
爲避讓哉蓋常存不及之心而後可以言戒謹恐懼而後
可以閑未萌之欲古之聖賢所以兢業此心至老益強類
如此也放失如順之輩竊因此更有省矣承示欲脩飾武
備此明公爲國家之深慮也世人作事較計成敗利鈍畏
首畏尾自爲之念重而任責之意踈所以弊多積於循襲
而事每牽於掣肘以明公之素望與其素養居其位而行

之因則因革則革誰能撓之雖然武備其一事昔周命周
公畢公以東郊之治欲其彰善癉惡以淑人心至於世變
風移而後已今之民風士習其淪胥抑可知矣而畿甸爲
尤甚此俗吏之所謂迂緩而有識之士所謂深憂而懼無
以善其後者也然而明公今日之任周畢之任也且夫東
郊雖周之東都而寔染殷之餘風者也經周畢而一變其
俗况南都固 祖宗之所肇基而風動之者也以明公之
素望與其素養居其位而行之明示好惡提醒人心而挽
之禮義蘄耻之域使四方之有風俗自畿甸始畿甸之有
風俗自明公始非明公今日之責而誰望乎聞太夫人已
就養是明公入則承歡於內出則宣力於外其承歡於內

也益所以蓄其效忠之心其宣力於外也益所以推其養志之施蓋兩不相妨而交相益也此深可爲明公賀矣養齋翁考滿歸遂欲乞休但山林中得此翁於鄉俗極有益仕途中又少却此翁爲可惜耳然其意已決矣趙兄相遠書問頗稀羅兄則時有書承念及敢復諸惟台照不宣

與茅鹿門

唐順之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喋也至如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於我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稿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

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掇以文字絕不足爲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竒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馮家書雖或踈鹵然絕無煙火酸餽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顛顛學爲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翻來覆去不過是幾句婆子舌頭話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

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爲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樣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病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捆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家本色縱橫家有縱橫家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莊家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嚮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庄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絕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

以自信我矣雖然吾稿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復縱言至此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我之求工於文者耶非求工於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矣一笑鹿門東歸正欲待使節西上時得一面晤傾倒十年衷曲乃乘夜過此不已急乎僕三年積下二十餘篇文字債許諾在前不可負約欲待秋冬間病體稍蘇一切揜抹更不敢計較工拙只是了債此後便得燒却毛穎碎却端溪兀然作一不識字人矣而鹿門之文方將日進而與古人爲徒未艾也異日吾倘得而觀之老耄尚能識其用意處否邪并附一笑向承青萍之惠附謝適病灸未愈草草

荅汪生問禮書

唐順之

遠道走使詢及繼母喪服深知謹禮之意然此在禮經甚分曉本非有疑似相聚訟也只爲不解承重兩字而惑於俗人代父相沿爲服之說是以其論紛紜而難通耳承重者禮之所謂受重也如何謂之重謂祭統也古者立主謂之重宗廟謂之重禮曰爲人後者三年解之者曰爲人後者受重於人受重者必以爲服服之也禮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斬解之者曰爲祖後者受重於祖受重者必以爲服服之也爲人後者以傍枝後其大宗爲祖後者以嫡孫後其祖雖其本末䟽戚不同而其所以必爲之三年者則皆以爲後之故爲後者受重之謂也不獨如是而已禮經固有爲曾祖後云者爲高祖後云者爲曾祖後者謂若父

與祖或以疾廢與先曾祖而死者也爲高祖後者謂若父
與祖與曾祖或以疾廢與先高祖而死者也爲曾祖後則
爲曾祖斬爲高祖後則爲高祖斬若以代父爲說則是父
之所齊期者吾代爲之斬父之所齊五月者吾代爲之斬
此其本末倒置甚矣又何以爲代乎爲曾祖斬則謂之代
祖也可爲高祖斬則爲之代曾祖也可代父之說又何施
乎此其鄙野舛駁絕不可準於經典然世著儒老生往往
以此爲說余竟不知其何所起也禮經十七章中無此說
雖漢宋諸儒生論禮者數千家亦絕無此說余竟不知其
何所起也禮爲祖後者服斬不言服祖之妻何服非畧之
也蓋發凡於爲人後者章中矣曰爲人後者爲所後之妻
若子以傍枝後其族人猶服其所後之妻若子况以嫡孫
後其祖而不以若子之服服其祖之妻者乎由此言之爲
其祖加服云者自爲受重也非爲父也爲其祖母加服云
者自爲祖也亦非爲父也此祖母也禮曰繼母如母則繼
祖母如祖母爲祖而服其繼祖母豈繫乎父之及見與不
及見乎爲祖而服其繼祖母豈論其有出無出乎且謂之
繼則是不論其有出無出而爲之服者固非其所出以繼
母之服不問其有出無出而降殺之也何獨疑於繼祖母
焉夫有出而加服無出而降服此古所以制媵妾之等然
非所以施之於嫡也禮已之妻嫡子之妻不敢以無出降
而况於祖母乎以吾友有好古謹禮之意不敢不悉所聞

更與知禮者計之禮後喪有前喪中其服後但據後喪始
日爲斷不據前喪滿日爲繼也假而前喪小祥遇喪則兩
喪共服之四年并以白

上郡守寇公書

包梧

某聞志士不懷憤而懟時明者必乘幾而赴會倣竒偉
之士在草莽之中非得高明巨目者拔擢而推譽之亦奚
以自見夫懷憤嫉時以死誰懟非志也挾負利器好從事
而失事幾之會非明也不能身置青雲之上受負俗之累
遂爾俛首岩穴尺寸無所自見幸而上有錄善忘過之仁
人下有行惻閔棄之清議顧瞻崇大舉足次且輒不往求
焉則王公大人奚知其習異於常人也而顧加之意哉故

志士不計辱明者不倍時况高明在上清議在下王公大
人從而哀之亦其時也某竊聞之馬或犇蹏而致千里士
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斯伯樂之所置目明者之所屑
與也某濱海鯁生學術頗謬身掛吏議沒齒奚怨顧自思
念今之處世者惟賤生於無所用則亦已矣某之顛愚倘
可與泛駕跣踵者比乎誠不究其名迹少嘗試焉亦仁人
君子之所宜憫察者也伏惟垂聽某漆首應門啓山公之
識鑿垂髻就學晞平仲之豪吟千里赴巨卿之約四坐開
文舉之樽讀漢書耻絳灌之無文涉宋傳惜同父之晚遇
賦詩見志葛范吾師跋涉山川未踰內境泛羅刹之餘皇
登吳山之絕頂覽觀巨浸之流時發九京之嘆迂業方成

疎才未效菁我樂育賓實丘懸莆陽陳先生拔之疇類之
中維揚徐先生厠諸薦剡之首知己存逢龍門載入復荷
五清之賞還遭慈父之悲三舉不就一跌莫伸卒從吏議
爲世大僂固將長爲農夫以沒世亦胡敢望軒冕以縈心
然竊聞匠氏並舉群材不棄寸朽之木而宰衡兼收士望
不追二邠之瑕是以不耻凡庸仰求拯溺伏惟大人先生
執事西岳宏才中原間氣蜚英聲於八表展驥足於九達
學貫天人望隆台鼎屈子固於四明試望之於三輔仁蘇
枯朽化洽含孺樂育英才倦倦置念昔公孫垂老下第郡
太守勉爲勸駕遂徒步取卿相而執事蒞政以來教化惠
敷滋液滲漉近者省試聯得倫魁按部所舉凡二十餘士
備人間出文教蔚然昔文翁化蜀教行於數十年之後而
執事事君以人政成於三載之餘伏惟格天大業太常所
紀百代之下嵩岳同瞻某每思自奮願附李郭之舟而運
命數竒未獲萍綠之試是以偃蹇困踣寘叢棘之中又係
之以微纆欲奮迅而未能也誦鴻飛之章而羅網甚密繹
茹芝之句而年齒方剛雖欲自廢敢負良時且古昔抗體
之士在陷穽之中無聊悲憤感嘆及其一旦遭遇非常憑
藉知已濯之清波之中置在霄漢之上心迹暴白事業煥
然何者不因憤而與人爲懟也是以管仲拘而匡天下李
廣困而守北平魏尚治邊南睢骨立誠亦棄短就長不苟
追其既往也某之不偶事出非常公冶在縲絏之中孟博

就北寺之獄稽諸公論敢昧愚衷恭惟台慈之下寧使壯夫義士擊飛霜於燕地襲振風於齊臺痛心疾首稿死巖穴而無以自見乎伊尹耻一夫之不獲文王視黎民如有傷伏願執事垂情憐察收孟明於三北脫鍾儀於南冠出之叢棘之中釋其微纆之困倘遭值明時效其百一則執事於事君之道不爲益宏乎夫鄙俚之誠僞未可知士流之公論爲可準學術之頗謬不足紀心志之晞慕有足矜若使某事非誣妄罪伏其辜亦當坐取困踣殞身滅迹閉戶效虞卿之著述白首却步而不悔者也亦安敢妄陳竊戚之歌輕致元叔之辯乎今寇車方駕鞞仗載途噓寒灰而然之贖桑下之絕氣則他日士有效窮鳥之報者未必不在下走也某無任戰慄之至伏惟台宥不宣

上林邦伯啓

李循義

伏以鴻飛豹隱之賢爭謁元禮龍蟠虎逸之士願識朝宗夫抱道孤高移足皆避塵之地挾藝自售在眼盡操篲之門何諸子抗靜守之操於二公涉競進之迹平原養士嫌鑿採之未明孟德知人苦親愛之未篤惟大君子之具美斯天下士之歸心海鶴巢近於林逋不依俗客駉駉鳴高於伯樂熟視庸奴物亦有靈人顧無覺恭惟執事八閩人豪九牧家學盛年擢第顯重慶於高堂筮仕讞刑活楚囚於永巷爲天子執法獨忤元兇當齊民獲休累淹外任斯立貳令藍邑樂天半刺江州宜加超遷更屈居守麟符

熊軾歛大惠於一方玉鑑冰壺壓清名於十郡制夷使索
求之橫敵美蘇公抑宦官貿易之貪聯芳韓絳罪躬禱雨
農家賡父母之歌剽惡安民姦黨怯神明之號行不待照
天之蠟燭身自是水晶之燈籠六學增脩廣樂育英才之
化四時考校妙鼓舞豪傑之機顧循義慚列儒者之末流
思出大賢之門下正猶無鹽醜女願侍王宮敢謂莫邪銛
鋒欲克相佩然竊亦有以自負者質頗異於凡兒志不混
於俗輩越階而進壯橫渠之希聖人出位而思誼文正之
憂天下縱觀學海愁萬頃之文瀾深入詞場驚百恠之筆
陣銳氣期功業之立就迂言恐富貴之迫身詎意卣角登
塲還見壯年在泮邇者槐黃逼眼桂香薰心梧葉秋高塞

鴈奮搏風之翮桃花春鬧江鱗揚破浪之鬢三載精練之
兵行將盡發一朝決戰之捷事在必成誰謂居康了之中
我又出孫名之外梯山短屐阻平麓之棘籬浮渡小舟限
中流之鐵鎖失會子安之閣重登王粲之樓夫宗主先生
徐公奉昊天之公覆揚秋月之明輝衆皆得人獨豈遺我
蓋書生薄命有儒能誤身之悲詩人多窮觸卿自棄朕之
怒紅顏累體老蘖苦心天下長者屬孟舒免官於尚德之
主匈奴飛將號李廣不侯於好武之君是故以宣公之文
衡昌黎寘齊賢之第雖東坡之藻鑑方叔負劉蕡之稱降
刑賞之論於過疑黜彩霓之音於偶誤固非應舉者無其
具亦豈知貢者失其評時來則頭點朱衣運去則眼迷日

色王俊民之作狀先播市誑火山軍之得名預形夢寐數
由天定事借人爲義所以不利主司遠慕孝標之行益求
在我仰承齊皞之風且欲待才老而成時至而起高卧東
山之舊石長嘯南陽之遺墟但貧無卓錫窮已到骨繩樞
席戶羨玉川子之廬毳褐鷄衣耻東方士之服未仙而穀
已辟非蕪而擅自無奉菽水而泣班爛淚滴和氏飯糟糠
而鼓琴瑟知憶鍾期昔羅友家貧詭椰榆而乞郡周磐母
老喟汝墳而舉蕪情求院官仕不擇祿之屈色動府檄養
必及親之歡是變出無何皆權以有濟然幾不適會則勢
亦難圖守令伯之孝聞名非驟得更汾陽之武舉學未兩
全寄跡終南以發身北山移文可讀易名他州以取解處

州遺訓猶存念章句之腐儒進無他道假文墨爲贄禮類
有此途見黜吏部三上宰相之書不中茂才五貢內翰之
啓嘗自獻四十韻於困窮非請試千萬言於流落况持乎
雕刻小技敢隱於高明大家徃哲指南後生守轍敬裁寸
楮僭假鼎辭白屋寒儒逢趙武而貴顯臨邛詞客籍楊意
以吹噓想史館之焚香而餘馨尚存覽諫垣之屬草而遺
墨猶濕若夫開府專城之任尤在招賢進能之衝士居其
邦命由其造揚之出層霄之上抑之函九土之中借水人
龍沛四方之霖雨着鞭吏馬追萬里之長風濟南不上聞
曷遂請纓竒志益州有起白乃彰獻頌逸才稱治郡爲最
先在舉洛陽年少問入蜀何所得惟知一代偉人間有刺

史不迎賓公卿無揖客下彤闈而忘布衣者則至於貽嘲
泛潁湖而恠求舉者不免乎服義惟執事居今世而追古
道振上風而惜人才拾遺珍於道傍羅逸翰於天表稱爲
竒士後舉博學之科擢以鄉魁復冠春闈之榜誠所謂有
才德者知才德也某先應燕臺之求亦備呂曩之數不耐
紅爐之再煉竟掩白日之寸明正不可稱勇之時何自謂
非戰之罪豈兵家無常勝之理暫蹶孟明抑將才有再勵
之強終伸曹沫苟敬侯之舉善不進不休狄梁公之薦才
弗用弗止伏願執事無懈好賢之心重補奏上之牘則宗
主先生亦將喜共成之助未必恨相忤之私彼李相得人
從中書之先譽權公取士信祠部之轉稱蓋握權而冗者
或有未及經事而識者若在所言如義者一鷲勝百鳥圍
不足表之大廷野鶴在群鷄亦可語諸時宰特幸與善之
情勝噐人之德宏下堂而迎取其自語逢人而譽過其真
才發穠華於朽株綴豐肌於枯骨落韻下第者恕其過以
重升發解不先者從其請而更定則某將觸刃而進橫戈
而前丞相追亡之餘連却齊趙將軍釋縛之後直搗燕幽
雖爲國者不責報於桃李之春在受知者敢忘情於本原
之地未望超足登臺閣蓋羨山公之名願効披腹呈琅玕
不辱太守之薦某冒瀆威嚴臨書不勝戰慄之至

寄黃泰泉書

陸銓

某不奉候門下請教於今十餘年矣時事更端人才聚散

何可具陳而執事辭榮養高靜觀達視區區蝸名鴟嚇盡
付之掀髯一笑而已更復何言某始入仕適 聖天子龍
飛改元見館閣諸公彬彬侃侃崇德飾義協和同寅竊以
爲一時人文道化之盛已而橫議迭興互爲齒角或名全
而位去或祿膺而節虧甚至名位俱失湮沒無聞天下縉
紳不勝傷時惜才之嘆而公議尚在也既而倖與時宜汗
與習成聖賢道理口耳可以假借正人指邪人爲邪而邪
人亦復指正人爲邪以寡闢衆則衆者勝以卑闢尊則尊
者勝以隱闢顯則顯者勝於是士君子箝口縮舌付之後
世公論而事久時移聲跡俱泯吾又不知究竟何如也太
泉以爲然乎哉某嘗謂古之小人去君子之位而猶存其
名故曰史冊書之不過天下惜之而已欲自利其位猶不
敢以名自居故曰咲罵從他咲罵好官還我爲之今之小
人待君子併其名位而去之矣其所以自處併名位而取
之矣非有特立之見無所爲而爲善者孰肯汗其身以守
君子之操哉習俗已成頽流莫挽太泉脩鴻羽鶴翰於南
海之濱所以爲國家立正氣爲斯文存命脉者多矣某雖
不才每仰高習靜願謁下風以敘昔日通家之誼以資終
身造就之益然職守所拘有懷莫罄茲者三洲來自海南
道泰泉起居甚悉天祚明德豈有紀極謹申問候之忱以
區區請教於左右高明不以塵俗斥棄幸甚更惟順時珍
衛以慰天下後世之望不宣

與陳約之書

屠應竣

約之足下僕不佞懷悁忿之褊心蒙丘壑之陳姿土缶垂音乎大雅巴謠異曲於陽春自分與世寡所儷也而二三知己如足下者乃獨傾蓋投歡飛聲嗣節聯禪周道決驟休庭優游省闈則並駢方鑿揚摧古今則鏘金叩玉共衾稠於祗苑班纓組於瑤林每屆令宵牖湛清酒明月在戶蘭燈並輝飲若沃漏卮氣若噓温谷天地一瞬生死俱捐樂哉斯乎以為千歲無爽也良時難豫盛事無常至於今三年耳足下執憲湖湘王生秉文鄒魯應德解綬鴻棲於東吳而僕曳裾陸沉於司馬參商殊麗江湖異途靜言思之恍爾有即若次律索遺於故甌逃虛希聽於足音也是

以永寐寤懷向風馳思西望懷仲宣之賦南首高延陵之節東睇汶岱又憶子長過孔氏之廬徘徊而不能去也嗟乎君子同道身睽志親哲人樂天晉退無疚僕初春抱疴今夏之季矣想足下已知之歲年未衰頽髮就改寧受重馳悠之器哉方將稅駕吳丘反舟蠡澤晞髮天台之嶺濯纓東海之波飛觴蘭亭探竒禹穴然後耽思六籍總貫一家斯亦達人之大觀不朽之盛事也苟神會有徵盍簪偶志則延平之劍豈隔殊淵卞氏之璞終為世寶耳處叢多棘習險易傾足下與主生慎之裁言無敘聊布鬱衷時因翔鴻竚聽逸響

與霍尚書書

陳東

某少而讀書覽見古志士仁人恨不與同時得為之執鞭
中歲游京師不謂徵時厚幸遂得與簡錄出自門下叨廁
弟子之列每喟然感歎生平所願望見者今且幸身親宗
之忻慶之情發於寤寐爾後官居都下漸久見縉紳之士
靡然一切奔競勢門以取容悅雖有達官貴人如周公旦
將亦無以勤其吐握而別其才賢也私心竊鄙之是以悽
悽之誠何時不傾嚮門下然不能比群衆朝夕趨進亦誠
稟孤陋之愚心期以區區耿素報知己萬一耳既已自踈
拙分與時棄捐何悟光明之照及於晝昧山川之量不責
纖微吹噓獎借數蒙明公哀憐之恩自頂至踵咸受德惠
銘心撫臆答稱靡繇爰自投沅以來三歷秋冬每懷惴惴

之心恐一旦隳落上負主上下負明公以為大戮某竊
不自量過憂今天下之習內外苟且任事之輩且為媮淫
耳目所睹記但未見端思遠慮為國家計者也明公體絕
世之才負高人之譽履忠貞之節杜邪枉之蹊繫白公正
夙夜憂勤獨効於明時比得傳覽奏進諸疏讀之快心不
覺下拜方今士氣消鑠清論溷淆海內懷竒負特之才所
為凜凜乃今翹首企足喁喁然內嚮者歸於明公一人耳
昔汲黯在漢庭內沮公孫之詐調外折淮南之逆謀記傳
史冊流傳後來令天子明聖下陋漢武明公大雅何論
長孺允讚大猷赫然可望伏惟明公萬萬珍寶遠紹周召
休業輝光本朝使某與在觀聽之末長得仰承下風雖遠

投荒壤不憾矣敢輒布腹心惶悚惶悚不宣

寄屠漸山書

陳東

屏棄以來久不欲通問貴游每懷足下疇曩之誼擬作一書輒猶豫數日何者形迹既舛情素殊別恐冒周文浚恒之戒將蒙谷風棄予之慙是以擗管操觚隨又捐棄亦冀遙忖愚心知其非慢也錢黃門入楚伏承惠書惓惓詞文藻績情致顓篤陳昔時燕樂之悰歎數子飄零之迹奉讀周旋祇增惋憾耳方今龍軒側席鶴禁繼明寓內訢訢衿帶之士揚髻仰沫足下秉高世之志體絕人之封抗迹紫宮策竒清漢英聲赫實爲士品規夫順風而彈雲鮪之絲乘埤而建辰旒之節不待明知而見聞廣矣幸甚幸甚僕

不佞才質紕繆無所比數以因緣階第得侍內庭終非其人果遭罷斥爾來湖上已三見朱明矣磷緇塵鞅玄髮變衰跋涉川途壯心潰裂是以過黃陵而歎息泛赤壁以欷噓悽目九派之流傷心一柱之觀哭屈平於湘水弔賈誼於長沙北上荊州更懷王粲西還夏浦再泣禰生彼數子並以命世之才窮愁鬱抑用不究於當年俯仰古今異代同歎東上更入辰沅諸溪則蠻夷之所都也青山萬疊巔岼造天黑霧千尋黯黯蔽日哀猿夜響鬼谷晝陰獸窺形螿虫射影斯寔涉歷之艱辛然非愚心之所悲也若乃羈縛滂塗婆娑行列積憤誰平褻竒不洩期會結束則朝夕遄征牘案嬰纏則寢食俱輟二物用而赤子嗥百事滿而

吏曹謁當其慳惚且不知人生之樂况其它乎是以陳子康積恨於京城汲長孺存情乎禁闥張膠東自歎其無竒陶彭澤掛冠而歸潔古今人情畧同其揆矣五十爲壽僕行年已過太半數時以來疾疢作苦神明不舍形氣支離以手約圍腰腹率計一月小一二分矣人命難保富貴何期親故不量往往以詭詞相慰蓋孝標懷舊則絕交之論廣張敏恤窮而頭責之文作此皆不達義命遠於情實者也夫十圍之材文以爲梁棟其斷在於溝中同畝之稷上則響神而其餘委於雁鷺非其材質不同所遇之時命異也故曰安時安命超玄之乘知彰知微保命之幾足下乃取微於合劔論竒於効璞來書之云信不由衷乎僕早歲束髮頗有弘志中年躡蹠竟戾微情君子見幾不如舍去不然則匹夫効志炳燿丹青况僕爲專命之使猶得參下大夫之列如使吾道遂廢斯文在茲足下視僕豈後於常人哉家世貧素不事作業糠豆之奉雖不常飽母性高明生能容介子之隱妻賢女也死不沒黔婁之行已矣哉金門何期石室能待高軒無分名山可藏句章之曲倘容適志乎謹題尺疏使人北干 明主因告足下拜述前忱負廢未平力諭不悉

報張範中

宗臣

客冬維嶽湖干則劉生芒然奉書還報兼之佳梓三種辱之時迫霜雪日夜走遂未有以復茲宜復書中所采當時

諸大貴人語意旨甚厚嗟乎僕何人哉足下乃以爲可語則亦不敢鑰口僭布區區夫聖人未嘗顯精文章之學而六經炳蔚萬世共嗟左馬曹劉李杜者流相繼颺起即難較聖文後之言文者亟稱道之也千載榛蕪李何再闢俾海內學士大夫重覩古昔譬則鳳麟在郊群心快之且鳳麟之爲天下瑞也求其耕疇而駕遠也則謝牛馬而世卒不屈鳳麟於其下者以其文也以其文非以其用也而世之論文者乃責其亡用於世則何以責鳳麟乎謂鳳麟之文而亡用可也謂鳳麟之文而亡用而不及牛馬也即婦人孺子而咲之文選者鳳麟之迹也而鄙之以爲不足讀是謂鳳麟之不能耕駕而鄙之者也非忌則愚李何之則古以綴文是李何之所以爲天下重也而乃謂其奔走奴僕之不暇然則述黃虞姬孔而談仁義道德者亦將爲奔走奴僕乎甚哉諸貴人之言之疵也諸貴人亦豈能必是物遂見棄於世乎適足取咲而自點耳聊取足下所教我者以復足下足下其亟釋然於鄙人之言毋爲諸貴人所惑而且以惑人也有便再托報音

東吳皖山

田頊

用宣足下用宣旣南情益惋結鏡鑑無塗扳望霄漢如何如何追念惟昔蟬聯裾玉鳴曳朝宇出則並厩息則連茵鏡閣之眺仇園之遊每酒酣興發鷹揚其體揮弄金甌襟殊投陋抽翰運藻文采燦出渺不知有化別之日携二之

苦矣玄州抵城無崇山曠川之隔尚爾不展動彌旬朔矧夫潯陽之左河山異路雨別雲散胡日合并靜言思之益用增勞夫以用宣瓌竒閑雅之姿鸞鳳之文水磔之操非縉紳之所希艷鄙心之所師用者乎銖校海內之豪未有十此者也宜其蛟翔虎變直金馬倚北辰序自韜戢不事表襮卒致棲蹇與僕無二僕尚奚言嗟嗟用宣僕尚奚言懸藜結綠明月夜光稀世曠絕之珍也矇瞽眎之不異瓦礫豫章梗楠松栢栝梓上干青雲下蔭連牛清廟明堂之柱也匠石妒之過而弗采彼自育隘珥與木奚病僕此行甚不豫然南浮江漢西眺廬嶽帆采石遡金陵吊太白之靈希子長之風亦有身以來之榮也且公署濱江白雲纓屋青松翳天俯睽遙睇魚龍澆嚼猿鳥叫嘯鯨鯢觸環往山如不費浮泗策藜冥搜極討而塵土之人老死不面者日悉樽俎之前臨流賦詩咀獵萃秘䟽越底愔用垂不朽未必非幸傳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此之謂也治裝控惚口占不悉便無惜音訊幸甚幸甚

荅許少華

王維楨

往奉華牘稱以喻志意隱而詞微情傷而旨痛顧世無知之者讀之爲大息焉夫君子之行不同而志各有寄陶之酒阮之琴稽之鍛王之耽意聲樂謝之遊矚山水人固謂放浪形骸闊畧禮法矣夫數君子者皆當世所謂賢豪人也彼其始豈不欲爲矜矜之行用世之徒哉時有所不可

乃退而就此故琴酒鍛樂山水六物者數君子之寄寓乃其情深遠矣惟公壯歲標植嶙然而不污慎脩而不爽當是時自謂魯參不殺慈母相信蕭曹丙魏之業行可力致此其志豈不貞固哉旋乃蒼蠅肆點黃金遺鑠遂令韓非孤憤殷浩書空棲李廣於南山竄楚平于澤畔百懿不錄一肯被放斯足悲矣孔子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言悔賢人猶不免也於是境殊則志遷勢阻則情鬱故且昵近異物假借蕩懷免憂生之嗟耳亦若陶之酒阮之琴稽之鍛王之聲樂謝之山水皆寓也而知者鮮矣今謀人國者不務亮志憐才濟時紓患專乃索細癥摘寸朽遂使全璧受疑合抱見斤公由是不獲奮矣楨爲之大息

者此也強胡數爲邊害執事者講武遴才念正懷也然今日用一人焉不能輒去之明日又用一人焉又不能又輒去之官頻易而勩隳患漸深而莫之採藥何者用者非才才者未用用者飾名用之者信耳往楨從朝士問爲論真才誠可批難解紛者三數輩不嫌以私其鄉聽者色駭而意拂以惑於讒口也不見公五六歲矣傳言故嘗一疾疾已乃盡謝諸累蓄真反初容髮光光好也意或天祐國家故乃陰誘其衷禪之願精湏用若此得告在家僅八月部檄輒還不得淹卧丘樊遂不能驅馬曲江乾岡之間攀接顏色一慰夙昔聊布款曲式荅芳訊見太華公爲道維楨惓惓

與劔門趙侍御書

王維楨

今公貽僕書云滇南漢夷雜處事甚叢委此正公所能居設在他氏吾不知其能未也日者狂虜入塞而縱至與我軍俱陣於郊畿斯實百年未有之變也天子神武憤欲興師大創而令有司各獻計求所爲繫胡使者於是募軍遣八使而燕趙青齊晉魏諸路紛紛出矣督稅遣六使而江南諸郡紛紛出矣選銳遣四使而沿邊諸鎮紛紛出矣獨兩廣滇蜀坐征苗之役得免他皆有舉夫虜僅一入而海內咸動乃所謂應敵之兵不得輒已者也然其中且有隱憂謂募軍則恐強民所不欲督稅則恐累民所不勝選銳則恐什伍空虚虜謀者知之而抵隙爲患斯三事者惟

在諸使者審視機勢妙裁之爾操斷以往不可也顧僕典在文史不獲與大議之末欲前而告諸使者復用越俎爲懼念公抱謀國之忠挾批難之才即身處遐域心實懸於闕下斯懷固同乃爲道述若此滇夷自漢以來時通時閉國家鑒於徃代因俗立官苟令安和不擾即止不絕以中國禮教法制備責之也以故百九十年帖然砥定亦嘗少有侵軼置不與較言馬羈牛縻走獸畜之誠取中國之治治之又何得言羈縻也公雅稱曠覽深識流輩推轂久矣且旣歷茲境益諳委曲苟令漢不撓夷夷來撓我我制之有詞脫漢或首事挑怨發難又爲國家開一兵隙僕實憂焉故傳繡衣使者持斧威斷以肅境內然當斯之時又涉

斯所且須解網與民便益此所謂柔遠能邇以安王國者也夫水激之而飄石轉聞者其勢然也惟公亮察毋坐迂誕自塵土中與公交今十有七歲矣中間離合合離至靡常也茲不言私款者豈忘之哉獨公家計重爾南風若便幸惠教音

駁喬三石論文書

王維楨

鄙人所撰述竊自知陋以視他人率皆面謾故以投公誠謂能指迷發昧令不乖所適也乃今所稱予我者一非我所有不副本物就正之意與他諸面謾者未之或殊即公自以爲業已命之然不能令僕信也何也今海內翰鄉墨士彬彬然興矣其擬則史遷之作者不可勝數徃徃籍籍

襲詞猶之畫臨粉本書摹法帖求一毛之似幸半體之同以爲奇絕固未有脫棄陳骸自標形神者也劄稱僕云第取其指不襲其跡此神化之道僕安能及之而謾以相加也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蓋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爲之宋真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岐爲二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固有不可岐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傳等序此皆既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辯者以爲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爲序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虎躍不可韁鎖文而至此即遷史不皆其然乃公亦取之加僕何言之易也晉人劉勰論文備矣條中有鎔裁者正謂此耳夫

金錫不和不成噐事詞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文之不易言也若是僕安能及之日來誦覽大撰數篇總之整雅婉密厥初營構布置費心力矣固取遷史較之則遷乃踈鹵矯健門塗雖殊而要妙均也自僕繹思遷史累年撰矣然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發或自傍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凡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乃今觀公之撰如此則作者自命可也何必古同哉且公少時即好習古文詞到今猶辭云未能也而僕習之又最晚重以性資學識並謝上才豈克有造哉嗟乎已矣初計出城得乘間一語比山游復以賞眺妨焉然中曲之幸承割論聊此布復自游歸便爾多俗不能更往爲別儻軫教懷無吝嗣音

荅余文獻書

王維楨

自去冬抵今凡兩獲嘉翰手讀之意指標格咸有踔古絕塵之致方今修詞之士充溢宇內若取與九崖埒指亦不三四屈矣顧所論僕者不中僕之悃語曰知而易知心難信夫信夫僕關以西人也從古以來所產無材上智瞭瞭可數而一隅偏能之賢則不可勝道矣夫無材者與之傳經稽理則博引而約歸與之搦管摘詞則宏深而奧衍與之應世効用則措注中窾十試十功與之介冑即戎則制馭有術士出死力以扞外患與之校古品今則倫擬殿最足令死者魂驚生者神竦與之論考方域山川險阨風俗

易移政化宜否及象緯風角妖祥灾青之故則種種當實不爽也斯數者僕未能擅而間有一獲即自關中人士計之若僕者不可勝道矣夫無材之人猶大將也偏能猶偏裨也故大將秉鉞偏裨分麾各審所長也古以高爵處無材庶位置偏能偏能之人不敢妄躡高爵自信所具也五味各一嗜五色各一章群才各一宜其致同也僕竊自循省所具與所任相背遠甚僕所任者筆札之役詞章之事然此非可易易言也必博蓄如帑高覽如陟法守如畫機圓如丸才決如弩神通變化如雲煙禽魚離合隱見不可測擬乃始搦管登壇千夫辟易矣僕自歷詞垣十有六載攻之不入覓之弗獲間一撰記山夫揭竿野鬪耳非大將

之律也故曰所具與所任背也僕有一獲則應世効用是矣任者既非具者又不獲効乃偷食大庾與鼯鼠伍僕甚赧焉夫効用非難事本之殫厥心耳彼射石沒羽揮戈回曜非駭異也殫心之功也僕老髮半改惟是心獨赤苟有庶我者視今所具易今所任布在庶位假之柄握責之筭數因言求試計歲考實僕誠駑下然亦瀝膽斷筋往矣如是則慚退神寧悚却而體快矣然此志又難以語人獨嘿嘿撼促終日閉關忽與王生斛語遂次第及之乾唇以自明披腸以見愫王生是之公從王生得聞乃獨弗是論辯風刺滾滾千百言卒歸之勸沮其言曰古有終身巖廊心冷如水殆謂僕有執熱之想邪不謂知僕者矣僕自結髮

讀書見孟子持志養氣之論輒守以爲鵠既幸通籍金闈
叨班玉府未之有改茲所愧者才不副授位不量能故時
思乞職効用冀得一當以報 天子寒熱誰計哉夫富厚
豪華灾青之藪勢驅威喝殃咎之門也僕何以焉本無異
懷反觸疑喙乃今回腸反始守此初服感九崖之諭也

與孔文谷書

王維楨

語曰白頭若新傾蓋如故昔誦其言乃今信之矣僕鄙野
謏末人也于時輩爲下陳乃公一見遂引與同遊解頤示
坦披肝見懷僕實依戀嘆伏之焉且僕于公何嘗有夙昔
之緣半面之舊哉乃接遇若是意其中必有投者而僕自
省牛驥殊才鍾缶不同量固莫有能券合者則復吟吟愧

訟之矣世俗所尚咸兢兢尺寸之間最下瓦合公高標闊
步去流俗何啻千尋每與沃洲呂氏言以爲文谷公瑰竒
設若不困於例令得大振而盡其能蕭曹丙魏之業豈多
讓哉漢唐以來柄政樹勲每多椒房之戚誠念其才不欲
厄塞也國家監於梁霍著令世守莫之敢變而才豪之士
間亦坐此頓矣歷秋及臘有抱鬱鬱而不得舒思見君侯
一披豁之又不可得且虜薄郊畿而莫之能挫諉之猝變
猶似也既去而議所爲挫乃遞相甲乙各持白黑未有抗
身奮舌息衆囂而定國是者前事已然後事柰何此僕拊
膺痛腸弗能少寧者也且議者疑也國有舉措可者半不
可者半則議之謂議之則是非決矣今胡騎侵軼明明知

疆我兵倒戈明明知弱強斯摧之弱斯振之何議之爲師
消即善聽然惡等並奏不辨其指慶忌即善捷然塗徑多
岐不審其適今 天子方銳情戎畧圖以大挫虜鋒而謀
議者若是此僕拊膺痛腸弗能少寧者也夫國有危急而
衆共憂之是何忠者之盛也此及任事而復相推轂又何
讓者之多也此觸目激衷至廢眠食引紙搖筆不覺煩贅
諒公不以爲誕謾也計吏將翰劄至臨去取報屬卒卒不
能即予適便具謝附之愚悃春歸鴻順幸惠德音

復六中丞金陵顧公書

袁表

語云礪礪者易缺皦皦者易汙信斯言矣屈平讒於上官
伍負毀於太宰賈傳短於絳灌董相沮於公孫自古賢聖

蒙垢負釁困於多口者焉可勝數豈獨公哉何則道大難
容行危寡合萋斐易惑而疑似難明也詩曰讒人罔極交
亂四國又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居今之世行古之道而
欲免乎謗愆者鮮矣來教望僕以著述不朽之事此公樂
成人美嘉進後學之盛心也顧表何足以當此夫立言者
藝林之大業而生人之至榮也經典之後作者愈難左氏
敷簡奧之文莊生馳閑肆之辯楚騷布卓詭之辭遷史序
雄奇之論之四子者不相祖襲步驟人殊孔孟以來未有
逾此者也嗣是鮮儷焉大抵遙相模倣愈趨卑下耳竊謂
立言之道有六難學難乎淵該事難乎綜覈詞難乎雅健
氣難乎克和識難乎通融志難乎沉澹無是六能而假以

歲月立言之道庶矣以公之博聞強識而騁騫於作者之塗勒一家言光昭來世奚所多讓而乃以精力不逮自諉夫古之立言者率多中歲何則少年輕俊聞見未廣計慮未周雖詞鋒鏗銳而論議剽捷終乖軌轍將何以訓衰孤陋罪廢之餘萬念瓦解著述之事徒乖夙志祇奉來教悚赧彌日敬陳所聞以復左右

答王藥谷

張岳

往在江右時獲接熊生萬化所寄手教正欲奉問左右東歸忽忽又三四年矣緬仰之懷非可言喻解戶至伏承教言備審近日起居之詳不勝慰浣真州終非久居之地祠堂婚嫁粗畢似當束裝歸莆然莆無舊業而世態紛華要

之珍膳釀味之中亦當梅蓼一二味存其酸辣乃有風趣爾此道不於先生之望而誰望安南之議士大夫談之數年然皆出於一種喜功利尚權譎者之口沉靜守道者初不談也大抵近世學術不明廉恥道喪士大夫徃徃犯見金夫不有躬之戒其所操之術皆管商秦儀之奴隸所不屑談者而妄托以為經濟自媒自眩且不論三代何如孔孟何如就我朝成化弘治中前輩亦有如是習尚否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拒跛行放淫辭以楊墨為禽獸儀衍為妾婦闢土地克府庫戰必克者為民賊而善戰者又服上刑聖賢之言良非迂也西漢之衰士大夫柔巽之風終不足以勝其經術節行之美故漢能既廢而復興

東漢之衰士大夫氣節之高一變而為詭激縱橫之習故漢一敗而不能復振由是觀之天下之盛衰不外四夷而在士夫之心術明矣且就今日四夷言之士大夫果有深謀奇略能為國建萬世之策亦不在於安南何也秦寧三衛肩項之疾也河套腰脇之疾也若安南則膚爪之未爾舍肩項腰脇而治膚爪失其等矣昔人有畫狗馬難畫鬼易之說三衛河套形勢切近一言不售則其術窮安南遠在萬里徼外未必便有實事謾為大言爾某守方拘文自和不足以料敵應變切恐今之談安南事者大抵多半畫鬼也次厓初到此慨然有勒功銅柱之意某屢勸以且去孔孟故紙堆中尋箇安身立命處馬伏波一時之士殊不足學今亦知其難不復出口矣某前年八月抵此將及兩載多病無以吏事素非所長旦夕俟以微罪訶彈而去歸卧林下倘先生歸莆得以侍杖屨領誨言平生之幸也未有奉教之期惟倍加珍攝以副注望不一

上翟中丞

王廷陳

青石先生門下執事以名世之才發跡於齊魯之墟揚聲於金馬之庭掇精於墳索之域投足於賈馬之室僕亦幸然同朝寺尾鵷鸞之班然竟不得附交遊之末接殷勤之歡奉譏彈之益獨於名家卷牒獲覲篇什竟日手之高誦微吟恍若瑤華之在握明珠之照眼也氣奪心悸三歎不已又安敢擊瓦缶於黃鍾之側遭曠洵而為野音哉既而

執事出禁闥提兵符鷹揚河洛豺狼滅影頓使戈鋌化為
農器文事武備古罕儕倫僕時亦以口語橫遭譴逐待罪
裕州無叔夜之賢而負不堪之褊以致拜揖違宜逢迎失
措暴擊之隼乘其摧頽青蠅之人共加搆會身淹梁獄履
影吊心不能上書以自明叩心以致感而文法之吏背棄
繩墨無折中處平之心而有重羅深錮之慘曩時道義之
交一旦革素改往畏與罪人比暱乃獨執事不奪多口垂
光尙禁勉以加餐編授簡失路之人恩成不報是後垂翅
故棲不務矜飾高乏丘園之賁卑無簾肆之奇在泥淖而
媿龍蛇之德處山澤而寡珠玉之光乃徒伏跡於蓬蒿之
下甘心於鹿豕之群每謂龐德公隱於鹿門率妻子以躬

耕漢陰丈人抱甕灌園滄浪漁父鼓枻行歌皆楚之逸人
也心竊慕之學而未能志惟切於苟全自謂可以無咎豈
知羗夷起於門牆而猛獸之爪牙乃在手足也向非執事
至公至仁深知其不然力為之引手其不墜萬仞之淵飮
群虎之腹哉夫曾參殺人言之者三毋為投杼羊叔子之
不醜人也其敵而信之夫枯之賢不及參抗之親孰如毋
然此信而彼疑者何也蓋心跡見諒異域即親擬議之明
同枝何益昔人有謂日受千金之賜而不可以為知己者
傳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又曰士為知己者死使知己而
多可得也何用死之故蘇秦不信於秦而尾生於燕豫讓
衆人於中行氏而國士於智伯彼之心以地移行因主異

者何哉誠以知遇之難逢思欲一效其忠誠委軀命而不惜也執事秉節鉞之權總連帥之職深仁淺乎湘流魏名俯乎衡嶽方將建不朽之業流金石之聲豈徒稱雄於翰墨爭長於詞賦哉僕當以其微能述父老之言采聞見之實於以顯序功德彰示方來也且醫桑之饑人猶能策名於後世僕雖德輕鴻毛賤同土壤猶庶幾與此類比乎肝腑之言敢因執事者布之

答劉子

王廷陳

西坡劉先生門下僕屏伏田野十有七年追憶昔時海內親知恍若夢寐豈意復於江邦得奉冠蓋然君面旣非曩範僕首亦見二毛顯約殊躑遲暮各迫雖幸接杯酒之歡

效斯湏之敬歌曲未盡候吏促征轉盼之間已爲陳迹我心誠悲君想同之也冬首復聞旌節暫駐江干僕以卧病未緣蒲伏候謁乃計返棹必得扳留野人理釣臨江磨刀向鮮侵晨起除飭內治具玉趨在瞻松桂含色而執事又以間道直趣會城雲雨虛無延佇徒切使我林壑無光鬣疊見嗤世路蕩茫再覲何日辱以集序見托竊念才非卜商安序毛詩識非侯芭曷足以言玄也但誼在知己敢謝不能誠欲效其區區幸以全璧借觀使得探作者之心發高人之蘊庶幾揚厲切指贊述當徵僕得附名集中亦不朽之託也執事以爲何如

寄顧子

王廷陳

僕自先君不祿冠生門庭遂至外侮相乘株蔓糾結觸用
莫施竊念僕又返編氓頗創往愆務程儉辟而僕兄白首
儒生前路可量日惟惴惴小心懷刑畏罪交警互繩雖隕
葉猶畏其碎顛見蟻且憚置足也而事變沓來則有大謬
不然者疾逃而彼追其後緩避而或埃其前撲之輒熾刈
之復萌芽矣遂至魑魅書遭坦途化穽安坐觸機俛首值
窘仰鳴無聽泣述逢咄譬之波臣號轍斗水孰施黃雀免
羅獵孤轉向凡在知舊孰不心惻乎不意乃有天幸以我
執事之福際我觀察紀公明威寬大並執禮刑廣為煦覆
積歲沉淹剖於一旦使我兄姪俱從末減還其衣冠業已
行府發落矣而敵人於未結之前所奏勘合亦下兄以數

年疲於奔命甫釋繫係翻增疾苦僕每懇旬府公俟兄疾
痊聽理而府公以彼之本狀異詞同情又司牒連下責其
適慢遂爾失慮謂兄雖不出可也遽招解審僕方自慶幸
庇所天必歸完璧不意以兄不至動長者之怒蒙方命之
誅且兄數年囚服日伍奴隸輕若鴻毛何所恃賴敢方命
以自禍哉實出一時誤值耳罪何可言悔誠自切蓋失路
之人無向非淖舊垢初洗新溷復集命也何如駁文至府
語連府公府公震怒即日械繫下兄於獄雷霆倉卒驚懼
莫支僕不得已百里匍匐欲反接自詣臺下為兄少紓急
難復念僕尾瑣猥褻之甚安能脫老賤之兄於不測之罪
乎惟冀我仁人俯敦交誼振滯潤槁終始垂愛不厭再三

之瀆得於紀公處一爲先容使我衰兄得寬敲朴則執事之恩誠致肉於骼出羽於湯也顧僕餘生豈能報稱但當傳之來裔侈諸同人而儕之古交媿彼涼德也若夫彼奏誣否兄惡有無固知天日竟明鬼神衛正必有以啓聽者之衷褫險子之魄矣僕何敢以曲疵累執事乎僕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答范東明

王廷陳

執事手挈兵符控吳楚之要區遂使暴客滅影行旅弗驚江漢恬波居民帖席誠仁義之金湯東南之保障也田野鄙人沾賴扞蔽者至矣然未有窺於執事之全也而聞諸呂子則云執事負領神奇縉藉深厚其以文賦名家久矣是有游夏之藝而又有方召之猶者也僕誠私心艷之願附末交因緣無地而呂子則又云執事深有意於不肖乃敢以賤製附上延佇德音望在教益而札貺重錫獎與踰溢超之倫比之末而躋諸邃逖之品執事豈虛譽人者哉而僕實忤其匪堪矣且僕弱冠客京師一時談藝之交於海內英彥庶幾盡之而僕頗奮臂其間激叩雄視謂往軌爲必踐以前微爲可齊豈意矰繳驟被塌翼南歸師友乖違見聞阻限加以中歲血氣見驅湛溺遊詭不復綴叙流輩譏其自廢舊業棄之若遺日月如流冉冉將老竊深嘆逝之感寧無伏櫪之思而心力困憊無策不前堂奧崇深欲近轉格又見近日英俊輩出妙善日臻新論各持更凌

互競至所姍病雖少陵諸什猶不免焉衰耳乍聞下舌屏
息始悟古匠之難追後薪之必上也嗟乎孔父無聞之戒
詩人老大之悲少而誦之未覺警言切豈徒今日於我證之
頽暮莫回憤恨徒結安得却老之方勉脩不朽之業因以
承下風而追絕塵乎僕志若此乃爲惠子盡之幸君無遂
耄我而棄之也

答張靜峯

王廷陳

少日得附榜末幸哉有初柰何褊心難化多言繁詈義難
毀觚術乖巧宦遂致名染罪籍論在不肯遂乃甘心疇隴
投迹樵牧敢希不朽之業聊爲卒歲之謀年來衰病相乘
志氣俱憊不惟絕想於鴻達亦又灰念於人世矣至於係

仰親交何時暫寬每於暇日一展年謀當時朋輩彫落僅
存俛仰生悲不能自抑斯生人之至情由衷之真觸也不
知青雲之交亦嘗興念於數澤之侶乎前者節鉞駐黃適
僕偶被未疾舉歷既難輿臺復乏又以壯猷開府之初諸
司承律之目而僕以草野廢人躑躅江干爲長揖之客恐
於體局不無虧違耳而候吏至廬復申燠悃感愧何勝茲
方僵卧而使者遠自軍門臨榻授牘伏枕啓讀終則復始
手之不釋古誼婉然遂不覺憤結之去懷沈痛之蛻體也
昔人愈病之檄不信然乎且以刀斗戒嚴羽書沓至而乃
從容運翰馳訊故人雅量足徵矣又聞弭節旬日先聲所
屆魚鳥潰匿妖魄竟褫功在不戰慚非劇孟曷贄雄圖若

僕得以天幸藥物際良復其故步於執事凱旋之日勉操
筇杖伏謁道左遂得執手斯須論心信宿則僕願尚厭飫
足矣病中口授鮮倫不罪不罪

與陳后岡

唐順之

別後戀慕不舍與父病衰頹之狀大畧具之葉紹興通判
所寄書中今家人來亦當口能道之矣每每念昔與兄同
住京師日夕相砥淬受教不為不深且媿迂踈無以承之
不謂此後渺然相隔蓋三四年而僅得一兩日之聚方其
離思孤懷十未展其一二而鷓首已南矣亦何暇於吐心
曲談道德以交助所不及者乎兄去閩越不知復以何時
為聚首之期非惟僕蓬蒿之質不能藉直於麻中而兄之

德器如玉亦不暇置諸頑石之間以自攻此其可思可恨
豈特以酒食文字之故也僕嘗聞兄緒論大意以為必雜
用王霸乃可以適時而濟務而僕則多執泥古方戛戛乎
如以舟而行諸陸然兄既以此自信而不疑僕亦以此自
膠而不悔是以自承教以來契分雖甚投而議論常至左
右古人云去短集長此僕之所以不可無籍於麻中之直
而兄顧亦謂有取於頑石焉其可也兄在湖藩清脩之節
剴繁之才自與時流迥別雖然亦願兄無見化城而劇住
耳今奉去讀書記乙集一部僕欲以此廣兄不知肯降心
而觀焉否也僕竊謂三代人才皆從心性上磨鍊故其經
綸叅贊之業不出戶庭而得之後世反躬之學不傳而其

人所以經綸於世者率亦踈鹵求其繫國之輕重如孔明李泌陸贄之徒則其於道雖未醇而本其天資之所暗合亦往往開誠而不欺恬澹而少欲其經綸雖未必盡出於道而竭其才之所及亦往往淵源而有本闊大而無漏固不可謂其無人焉而非謏謏然功名自喜者可以跂而望也蘇子有言士之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者久矣兄其有意乎僕居閑無事欲得國朝諸名臣奏議讀之且以尚論其人與其所以經綸於世者何如顧僻處山居苦不能多致煩兄爲我留意至於北宋以前諸儒解經之書多散軼不存亦煩我兄試博求之菽園雜記諸書兄向欲錄一副本見與亦願兄毋忘之也若夫詩詞之學則僕自知力之決

不足以進此向已告疲於兄矣兄毋更以此望我矣他日有持后岡先生集示我者我當望洋而嘆或尾後作一二句跋語是則可耳兄許我以暮年買田同住之說如何如何諺云痴人前不得說夢吾已執此作左券矣幸兄毋使我爲痴人也失兄於東隅得兄於桑榆竊以爲快草草白

答王南江

唐順之

奉別經年不能通一字以爲率然道離合問無恙之泛語既不宜施之於兄而思竭其疲駑以效一言之獻則又茫乎其無所得故遂缺然至此又復以爲既疲駑無以自效而有數字以道離合問無恙亦足通殷勤而舒繾綣之懷不猶愈於經年無一字乎故於李君使者來草草作此大

抵所謂率然之泛語耳然竊誦吾兄前後見惠兩書知吾兄痛懲既往之悔直欲洗刷腸胃不肯若世之改頭換面作好人者至於用心獨苦處則雖兄口不能自言而僕於筆札間亦稍窺見焉未嘗不憮然而嘆以爲兄之力能自振拔如此兄之不自護如此即使僕竭其疲駑而有以自效亦何所加也人心存亡不過天理人欲之消長而理欲消長之幾不過迷悟兩字然非駑力聚氣決死一戰則必不能悟或不知所戰或戰而不力則徃徃終其身而不悟故佛家有認賊作子與葛藤絆路之說而兵家亦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滅又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此佛家之可通於吾儒而治戎之道可用以治心者也儒者以爲交戰爲子夏之病不知能戰是所以爲子夏也雖顏子亦有戰矣曰不遠復夫不戰何以有復也雖天地亦有戰矣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陰旣疑於陽矣陽安得晏然而無戰乎惟戰而不勝故血而至於玄黃戰而勝則血可以不玄而陽可以亨也是能戰之效也今兄知所以戰戰又能力矣僕自入官得請見於當世士大夫蓋三年而後見兄一見則駭然異之而兄亦過以僕爲知己夫兄雄俊之文博辯之才邁徃之氣無一人不知之而獨謂僕爲知己者豈僕之知兄止於世人之所知而已也抑亦有不止於世人所知而已也僕之於兄不爲不深知已然竊嘗有少怪於兄以爲世間種種好嗜凡人皆可玩可喜者多足以掛兄之

胃臆而動其挹慕不捨之意此其中於心也微而不知其
植根也膠而難解苟一不戒則微者或橫潰而著矣根者
或引蔓而枝矣就使能戒而不潰不蔓則其爲力甚勞而
功亦寡譬如聚千百不逞於深叢巨莽之間按而不發而
時出其一二騎以鈔於路幸不爲大憂然而授首獻俘之
期恐終不可冀也而况其猖獗之不可料歟雖然兄何如
人也豈敢謂其有溺於此歟或者當時年少而氣銳以爲
雖小有所嗜好而固無損於吾之大者抑亦知嗜好之不
可不欲快於一鬪而以積漸消去之歟且夫以嗜好爲無
損者無乃不知所戰之過歟以爲積漸消去者無乃戰而
不力之過歟夫好嗜之中人也亦必有因必非以爲漫然
無所用也必以爲人之資於天地間者一物不可少也孟
子之書所以提挈此心者至著矣而尤著於生我所欲一
篇蓋其不悟也則自宮室妻子之奉至於種種若無一馬
可少者其悟也則雖簞食豆羹之切於死生若無一馬不
可少者藉令有一人焉始不悟而今也悟則自今日無一
物不可少者而追視向時所爲無一物可少者未始不啞
然自笑也傭工道丐之人徼幸得十數錢則買殺市酒一
醉大叫自以天下之樂莫踰於已而千金之子苦身乞乞
以程錙銖日夜苦不足藉令此兩人易地而觀焉亦未始
不啞然自笑也人之所甚愛而至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
軀也其住於世也能泣能笑能挈能擎能徙能倚無一不

能無一不有而其聚諸有以住於世也則又有脩有短而無不腐為野土化為瓦礫而後已者則此七尺之軀亦終不得自有矣以其終不得自有則當其暫而有之固亦不可據而私之以為真有矣而况於種種嗜好其不如七尺之軀之不可少者又不啻千百倍歟古之聖賢所以超形誕也既悟則自知之耳如此乃可以語知性知天乃可以語謹獨誠意之學而其初必始於力戰未有不力戰而能如此者也約之嗜好更不少於兄而僕相聚時數以為言然於兄獨罕及者約之性柔須待有人夾持而兄剛果雄毅氣魄甚大始雖暫牽必一朝躍然自脫於此無疑也顧所不知者早與不早耳今兄果然知所以戰戰而又力以自脫於此不出吾素所料者如是而又早則吾之所不能知而深為兄喜者也僕不肖聰明百不逮於兄雖僅守繩墨常恐失之兄謂我戰勝而肥今矍然故吾也此足以知戰之不勝之效也雖然敢不勉邪幸兄常不鄙而教之僕於文字素非所長然以猥嘗受教於兄且幽居少事欲以灌園餘力時一為之又以為既樗散無所用世幸未即老死二三十年之後或為天所牖使少有知識尚當託之於文字雖不敢望於行遠庶幾達鄙陋之意焉是以不能息心於此然往時朝夕於兄尚不能竊其緒論今去兄既遠誰為開之固知終必罷廢矣今往近作數篇冗散無可採

至如贈彭通判與李郎中墓文亦稍見已志故敢請教耳
僕今年寓居陽羨挈妻子以行有一二童子相與講章句
自以此身不量而為人師雖不責我以道而所講者章句
然至於收拾放心正容謹節以率之者亦不敢不力自謂
於此頗有分寸之益因是知吾兄以道為人師而所教者
又非一二童子乃齊魯五六郡豪傑之士則其所以率之
者宜何如而其為益又何如也然僕所謂一二童子者自
章句外亦稍以內外輕重義利可否時時與之一談則或
如鑽礦而不入僕所教不過一二童子而又日夕與之處
然猶如此兄雖善於作人然以一人督率五六郡之士而
又不能日夕與之處則其頑然而無得於兄者固亦有之
歟僕竊為兄慮也夫為此五六郡得一良師孰與為此五
六郡得百十良師故為提學者莫急於風勵學官今學官
自卑其身無恥而嗜利甚矣誠欲有以風勵之又恐非一
僉事之力與二三年之間所得為也柰何家父言某縣某
人者在京師百計詆兄此甚可為勇於任事者嘆也然在
齊東得無亦如某某者乎此在兄亦惟自信自為而已何
較於彼者哉家父又言兄有薦僕之書於京師貴人此兄
之愛我甚而忘其醜也雖然僕之於兄以善交聞於人久
矣兄之薦我何異於僕之自薦乎僕年來自計已熟大抵
人用之不敢以隱人不用必不敢以求亦必不敢以悔終
吾身而已矣然兄素以知我矣何待僕自言也在菴兄過

常不及一會殊為悵快并以相白

復東橋顧少宰

唐順之

順之竊聞昔人以名譽不聞歸過朋友者謂其實溢乎內而譽不副之者耳非謂本無可以致譽而朋友為之賁飾以私於其好也沈別駕至辱賜手書奉函驚愧竊不自知所以先容於左右者開函讀之乃知以陳王二友之故明公過信而不疑耳是二友無乃私於其好故忘其醜而飾成其所長明公豐豐好士故博取於朋友之譽而不暇究乎其實也然在僕何敢當也僕自為諸生時得明公之文而讀之雖不能窺其精意然竊嚮往焉及從游薦紳間又獲聞明公高誼傾海內而求士甚於士之求公且不在古入之後則心益慕之然蓄之數年而不敢通姓名於左右則亦有說夫玉工好玉則昆吾干闥之產非不欲盡而收之然有所不能收者砒砒耳瓊瑰砒砒亦莫不欲自獻於王人之前然而有所不敢獻者自知其為砒砒耳僕迂戇無能人也過不自量嘗從諸友人學為古文詩歌追琢刻鏤亦且數年然材既不近又牽於多病遂不成而罷去及屏居山林自幸尚有餘日將以游心六籍究聖賢之述作鑿古今之沿革以進其識而淑諸身又牽於多病輒復罷去既無一成則惟欲逃虛息影以從事於莊生所謂墮體黜聰以為世間一支離之人耕食鑿飲以畢此生而不敢有覬乎其外蓋所自量者審也又何敢以求知於左右也

哉即使朋友欲為僕文飾計亦無以過於僕之所自量者矣不知二友之所以譽僕於明公者何語而明公又何從而過信之也此僕之所自愧且懼而不敢當也伏惟明公與世卷舒向也遵晦丘園時也於公一不以為損及出而秉鈞軸時也於公一不以為喜然而海內之士方公之退處則皆眷焉望其復用及其既用則皆望其秉鈞軸及公之秉鈞軸則皆欣然以喜何也僕竊觀聖人繫易于否泰初爻皆有彙征之說焉至於泰之以鄰否之疇祉則皆繫之於四四者大臣之位近君而任重者也近世之士悞熟僂巧之習日工而羔羊素絲之節或衰矣而任重之人所指以為才且賢者又往往在彼而不在此蓋士習既然而示之以好惡者則又然何怪乎靡靡一風也是以雖清明平泰之世而包羞匪人或不勝參錯乎其間雖否泰之幾未必繫此而士習隆污則亦可知必有大人君子任當世之重以身範物離祉其疇以長君子之道而默消陰邪彙征之氣此海內所以致望於明公而非明公不能副海內之望也則如僕僻處山林亦將拭目以觀盛德不徒為知己之私感而已迂踈病廢之人本不宜開口及世事縱言至此恃明公之知也惶恐惶恐前辱雄文垂示此明公所以誘誨僕者至深也謹拜教草草作載酒亭一詩用致嚮往之懷更希教之外具小書一部紗帕一端充贄惟賜納是幸不宣

辰州與田叔禾書

陳東

鄉渡蘭江知執事留滯楠溪忻然甚期一會迫雨潦溪漲全行日少才及下雋輶車已先日背發慙灼如何昔人重追朋故或輕千里解組紱相從僕今不能不如古人遠矣煩暑跋涉伏惟無恙此邦故夷蠻之都自昔遐矣西去更有崇山茂林停嵐慘蘊晝日不開硤澗滾瀆懸崖碎石馬瘖不敢前爲飛跼跼不能渡慄心茲時睇夜郎之脩坂感昔賢之遺歎豫陽何心能不悲乎尚念在郎署時與君席地持蟹螯倒瓶浮白張目大噉何期不朝夕乃今步武間不遂對晤固信詩人所以重一日之別也三度枉教札并以雅什荷殷勤意甚厚捧諭知愧夫人捐棄不付何以爲

情昨計轍迹當道楚中時與阿嬭言幸且會而女兄以爲懽悰今乃已矣當還白嬭共爲酸涕耳僕入楚來即有辰沅之役數數僞旅所不可爲具陳居北地日久竭至南中暑濕之鄉氣體大不佳家人各各嬰疾妻子癯然羸苦鄉園之情見此不能無動僕故農家也世乏烟迹門榭中薄困鮮儋石之穡畎無一牛之蹊晨不殖作莫發炊浙而稚年寡伎能釋擔負笈師受墳索毋太夫人垂及高年有馮衍負困之累懷毛廬江喜檄之情幸藉祿奉將八歷星歲金門銅柱具所繇歷稍識宦情便嗒然可罷夫榮華之門徐亟異運同管于廢歇惟彼蚤喆爲能无吝幾圖割劈此緣而親故中闌不仕無養油油然止瓠拙之才世大不宜

亦時學就人周旋輒都又忘卻語不云乎亦已焉哉逝將
返舊林散髮掉臂為明時樂萌海內同志亦有昆陵唐子
或言其抱病食不能斲其便欲掛冠躡屣相依荆水之上
此中倘有富人可以貸債買僮逐什一之息量粟牧雞豕
庶幾足毋人饋糜之養遨遊名山沒齒無憾比得友人李
中谿書云江南富人祇敬官人罷則無所于貸誠然誠然
眉睫之間何情不爾又望之賈豎乎就令餓餒當荷鍤抱
甕茹澗溪之毛歎無管之水尚一澆慳慳積懷貧非為病
黔婁原憲彼亦何人倘得與此輩同歸爾首秋計遣人疏
闕下天網三駟何禽不遂區區之忱先已自喜見說執事
亦有斯度故以相告人心不同亦未敢告之它衆引姍笑
也山院毒熱百務報罷忽復懷君慕王生一夕命舟之誼
遣一力函書馳候附以短章又闕情愴言何能悉

與浙江巡按趙子書

王維楨

頃聞使節抵越中乃即值海寇之驚其鞭策將領論刺勇
怯悉當實不諱若是則乃天子所以遣部使者意也若部
使者雷同不肯瀝腸論事則黨與成于下人主孤于上耳
目塞聰明蔽暴骸累丘山而上不知冤氣蒸雲霧而主不
見從此而天下之難起矣僕甚憂之夫天下猶家也家大
人克家嚴矣乃諸舍人連衡以詐家大人父之家計損家
大人庶知之則罪諸舍人逮其罪舍人時家計已莫之揀
徒令其家大人苦耳夫為人僕而詐其主與為人臣而謾

其君者則何以異焉今海寇之來也於越中既如此於吳中又如彼此人人所悉也彼二三君者乃倒心反舌宣為謾語期惑亂聽睹此為身名謀則完矣顧獨柰百姓之殘毀何今公家財賦專倚東南其在東南獨浙之杭嘉湖吳之松江五方乃居最耳適遭創者正坐五方五方困敝財賦不出公家之用之百憂因之而非細故也侍者持寶器不謹則怒而叱之令加戒人臣守封疆不謹顧與之文其咎亦輕重不審之甚矣僕觀今日封疆諸臣獨王君思質可耳其意氣憤發足以激壯夫其腹腸洞豁足以親士卒突至之患卽不能一割後事之效要之且半收也昔王君在薊門其時總戎何公者亟稱之以為萬人之能何公之才海內無兩乃稱王君如此意必王君實有之也公見王君直引大義感動之傳關中生言人臣之道貴勿欺而已王君本赤心聞吾言當瞿然失顧愀然變色蹶然起坐躍馬杖劍所向無前矣語曰風不激不鳴士不激不成此類是也往公按雲南會有沅江之變公竟與定之今按越越復坐寇擾微公則孰為蕩平之哉僕嘗譬公為大醫倉公焉所至輒解藥囊療病者故曰倉公之門多痿痺非其遭適使然也固身所當者應若此耳不奉顏色五易伏臘有觸輒念之然卽令得相面所與談亦止此其他岐塗離合之悰人情二毛之感皆屬私况不以聞足下目前皇皇拯焚溺為天子恤蒸庶保東南且不顧其家柰何云交好哉

東南止不爾其家素時之文按姑

何也其於天也問及下也前是是也

何物而何物也亦止其止也其全全合

何物也其且不率也其也其也其也

何物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何物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何物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何物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何物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何物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